

蕉風

月刊

本 期 要 目

談談「班頓」	飛雲
散文發展的悠長途程	季薇
屠格涅夫의 思想和作品	方夏
窗前絮語	郭衣東
禮物	陳建成
我一個島上	(巫)默漢默 沙立天作 呂卓 譯
鯨海回憶錄	Mos Smalley 作 牛撫東 譯
五月的斷想	懿銘
馬戲棚外	歐陽筠

另附 中 篇 小 說 一 冊
 謝冰瑩 著 愛與恨

蕉風

月刊

一九六〇年三月號

南方學院
SOUTHERN COLLEGE

南方學院

姚新光先生

9/12/2002

目 錄

文 學 評 論

談談「班頓」.....	飛 雲 (3)
散文發展的悠長途程.....	季 薇 (4)
屠格涅夫思想和作品.....	方 夏 (6)

小 說

窗前絮語.....	郭衣東 (8)
長工包阿松.....	王 是 (12)
禮 物.....	陳建成 (14)
布 達.....	果 毅 (16)

譯 文

鯨海回憶錄.....	Mos Smalley 作 牛撫東譯 (17)
我在一個島上.....	(巫)默漢默·沙立夫作 呂 卓 譯 (20)

散 文

五月的斷想.....	懿 銘 (22)
馬戲棚外.....	歐陽筠 (封三)

新 詩

憂鬱的小船.....	海 綿 (19)
小夜曲.....	潘 亮 (5)
完成.....	向 明 (5)
怨.....	方 山 (7)
心箋.....	懷 德 (7)
冬之沉黙.....	潘兆賢 (11)
放逐底愛情.....	蒲青揚 (11)

另附中篇小說一冊

愛與恨.....	謝冰瑩
----------	-----

稿 約

◎本刊完全公開，歡迎外稿。

◎本刊為文學期刊，凡屬於文學範圍之各種作品，如文藝理論、文藝作品的分析與評介、對青年作者的寫作指導、創作的經驗介紹、小說、詩歌、小品、散文、劇本、遊記、隨筆等等，一概接受。

◎本刊對來稿有斟酌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來稿務請用稿紙直行抄寫清楚，並於稿件末尾寫明中英文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稿酬每千字五元至七元，來稿一經發表，當即奉具。

◎來稿如不刊用，一律負責退稿，但請附寄退稿郵票及信封。

◎來稿請寄下列地址：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談談「班頓」

飛雲

「班頓」即是現在的馬來四行詩，它是古代馬來族簡樸生活的拍節，也是古馬來甘邦生活的全部反映。因此它足够被稱作馬來民族的口頭文學的真實代表，並足以代表馬來民間文學的正確內容。班頓；在馬來文藝中，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因為馬來詩歌共有十二種之多，但其中班頓才是純粹的馬來文化。在這些詩中，結構比較整齊而優美，押韻比較協調的作品也只有班頓。因此，每一個要研究馬來文學的人，他都必须先細心去研究班頓。因為班頓的地位猶如中國古代的詩經對於一個要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具有同樣的價值。

班頓是由一種叫作「加美那」(也有人稱作閃電式短詩)的舊詩形式上發展出來的，現在又叫四行詩。這種詩的體裁好像目前新詩的體裁一樣，因為它每首只有四句(指普通而言)，但每句的字數並沒有限定，而且也不必注重押韻(不過有時有押韻比較順則要注意)。在詩的片斷中或在詩句中，卻蘊藏着豐富而真實的想像力量。因為在四行詩的描述中，頭兩句都是寫景或者詠物；而後兩句則多數是透露作者個人的心聲，或者暗示幽會的要求及其他的事物。這種描寫的手法倒像中國的客家山歌；但是也有人說像中國詩經裏頭的「比」與「興」的格式。總而言之，班頓是馬來人的基本讀物，他們的精神食糧，這對於馬來文學來說是一偉大的貢獻。並可由班頓上証明了馬來人的確是一個富有感情及創造性的民族。

班頓的組織：班頓大多是為歌頌熱帶青年男女的純潔愛情、讚美或相思等等，這些都是屬於青年人的班頓。農民的班頓則多描寫農人堅苦地開荒的情形及對勞動的熱愛。愛鄉土及水上人家的班頓都是充份地描寫出對國家的愛護，及思鄉之苦。總括起來，可分為①青年人的班頓；②農民的班頓，③愛鄉土的班頓和④水上人家的班頓。現各錄二首以見一斑：

①Orang berhina berhina kuku,

Mandi di-jirus ayer mawar.

Tuan sa-orang biji mata-ku,

Rachun di-minum jadi penawar.

卑賤的人指甲都染黑了，

澡洗時澆以薔薇水淨身。

哥呀你是我的意中人，

毒藥喝下都成解毒劑。

②Tujuh hari dalam butan,

Ayer ta' minnu, nasi ta' makan.

Sa-hari tiada pandang tuan,

Rasa-nya swsak tuboh di badam.

七日七夜在荒山，

不喝水來不吃飯。

一天不見郎君面，

頓覺渾身軟綿綿。

③Tuai-lah padi antara masak.

Esok jangan layu-layuan.

Intai-lah kami antara nampak,

Esok jangan rindu-rinduan.

割稻要在稻熟時，

莫待明日穀凋落。

我們見面要熟視，

莫待明日長相思。

④Padi muda jangan di-lurut,

Kalau di-lurut, pechah batang.

Hati mada jangan di-turut,

Kalau di-turut, salah datang.

青嫩的禾桿切莫用手擦，
如若手擦會折斷。
年輕的人不要去盲從，
如若盲從災難會臨頭。

⑤Berapa tinggi puehok pinang,

Tinggi lagi asap api.

Berapa tinggi gunung ledang,

Tinggi lagi harap hati.

不管檳榔樹是多麼高，

煙要高過樹梢頭。

不管峨嵋山是多麼高，

我心中的希望還要高。

⑥Bulan terang di-Pulau Upeh,

Tempat raja menjemor pinggan.

Saya sa-umpama kain putih,

Apa suka tuar warnakan

烏卑島上月亮光，

王在島上晒碟盤。

我是一塊純白布，

任你中意拿去染。

⑦Kepiting, Ketam Kepiting,

Sa-hari-hari merendang lada.

Jikalau tidak hutan mendinging,

Sa-hari bertentang mata.

螃蟹喇，大螃蟹，

天天要用胡椒來煎炸。

如果不是森林阻，

我們日日要見面。

⑧Pisang emas bawa belayar,

Masak sa-biji di-atas peti.

Hutang emas dapat di-bayar,

Hutang budi di-bawa mati.

帶着金蕉揚帆去，

一隻香蕉熟爛在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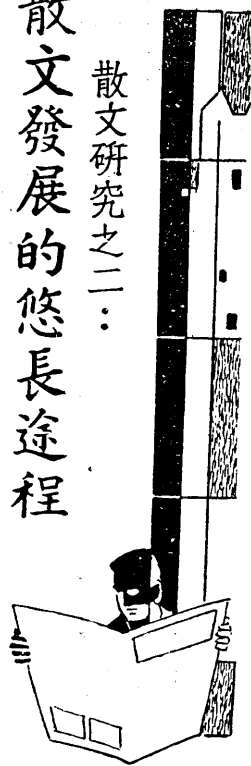
欠人金錢可以償還，

負人恩情終生難報。

散文發展的悠長途程

散文研究之二：

(上) · 季 薇 ·



不論研究什麼東西，總要看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我們研究散文，當然也必須認明散文發展的道路和軌跡，也就是說，必須瞭解散文演變的歷史。俗話說：「鑑往知來」，我們要開創波瀾壯闊的明天，必須回頭看一看昨天；溫習一下先人開創的辛勞，記取他們的優點，揚棄他們的缺點；吸收他們寶貴的經驗，充實我們的知識，開拓我們的眼界和視野，然後才能夠走得更遠。

文學創作好像是一場萬米接力賽跑，那根接力棒一代一代傳遞下來，現在正傳到我們這一代手上，怎麼樣才能跑得更快速？除了我們本身應該努力之外，還應該研究一下歷代先人是怎麼樣跑的。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研究散文發展的目的所在。因為限於篇幅，我們只能按時間先後的順序，簡單而扼要的來談一談。歷代有名的散文作家很多，只能舉出其中最重

要而具有代表性的，作一介紹。

中國文學發展的道路是悠長的，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有散文的。散文是由韻文和駢文演化而來。因此，研究散文史，難免有許多地方要和旁的文體有所牽涉，開門見山，單刀直入的談散文，恐怕也是很困難的事，任何文學作品，縱使高大巍峨有如金字塔，但是一磚一石之間，多多少少都有着散文的影響和因子。散文雖像文學範疇中一種獨特的文體，但是它和其他文體的關聯，至為密切，只要我們細心研究，便不難找出證據來。

文心雕龍總論篇上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梁克釗在文筆考上說：「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為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為書也，以紀專為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又如南史顏延之傳上說：「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我國從六朝到唐代，都有「長於文」、「長於筆」之說。有的考據家，認為文筆之分，是在東晉之後。什麼是「文」？什麼是「筆」呢？「文」是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有情辭聲韻者為文；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說：「屈原、宋玉、

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筆」是敘述的意思，直言無文采者為筆，也就是擬事而書的意思。范曄所說：「手筆參差，文不拘韻故也。」

綜合上面所引述的典籍，我們可以知道，文與筆之分，文有韻，筆沒有韻，筆的解說約畧可以等於現在所說的散文。

中國上古的文字，奇偶並用，尤其注重音韻，為的是便利於記誦，所以沒有駢散的分別，四六文、八股文，便是屬於這類文字。直到春秋戰國，散文才開始盛行，像論語、孟子裏面，有許多都是很好的散文，先秦諸子的書，也都是很好的散文。

中國散文的發展，大致是這樣的：周、秦的文體是駢體和散體夾雜不分的。到漢朝之後，一面是承襲周、秦駢散不分的風格，而另一面却又逐漸分歧——東漢和西漢的文章風格也不相同，西漢的文章樸實渾厚而自然，散文的氣息重於駢文的氣息。西漢司馬遷所作的史記，便是代表優秀散文的鉅著，這本鉅著，對於以後的散文創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到唐朝宋朝，司馬遷的散文，一直被奉為模範的散文，是古文家所推崇的最正統的散文。

漢朝是我國文風最盛的一個時期，西漢更盛於東漢。兩漢的文學作品，從枚乘、司馬相如這些人開了填詞作賦的風氣之後，詞賦幾乎佔了漢朝文學作品的重要部份。而成為散文的，似乎只有奏議、書牘這一類的東西。兩漢的作家，大約分四類：

- ① 政客之文——多以討論政治問題，寫作以政治為重心，顯著的代表，如東漢的崔寔、仲長統，和西漢的賈誼、晁錯。
- ② 史家之文——以史學為專業，寫作以歷史為重心，顯著的代表，東漢有班固父子，西漢有司馬遷。
- ③ 經生之文——以經術為主要根據，顯著的代表，東漢有馬融，西漢有董仲舒、匡衡、劉向。
- ④ 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以詞達為珍貴，也是四大類作品，所佔比例最多的一種，最富代表性的，在東漢是張衡、蔡邕等人，在西漢有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人。

兩漢的散文，可以分為三大類：●告語類——又可分為奏議、書說、詔令等三類，再仔細的分起來，又有：奏、疏、上書、上言、表、議、駁議、狀、對策、對、說、獻書、牋，這些是屬於自上上行的；詔、賜書、駁，這是自上下行的；書、檄、移書、難、盟辭，這是平行的。漢人的散文，以這一類為最多。

●論著類——包括：論、設論、序、書錄、自論、題辭、頌、銘等等

◎紀序類——包括：碑誌、雜記等等。

漢代的散文，大多是根據經術，本出六經，句子的結構，大部份以四個字的居多，尤其注重文句的錘鍊，語詞鏗鏘，讀起來有金石之聲，在形式上好像非常整齊，可是有一個最大的缺點，那就是由於句法的限制，有時文意往往不能暢達，是為美中不足。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最富代表性的大作家司馬遷和他的不朽之作「史記」：

研究一個偉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首先要瞭解他所據的時代背景。司馬遷生於公元前一三五年，也就是漢武帝建元六年，離漢朝的初立（公元前二〇六年）不過七十多年，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的規模，還沒有十分定型，所以，司馬遷多多少少還能受先秦學術精神的影响。據考據學家指出，漢代的文化，並不是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和齊，從政治上來說，打倒秦的是漢；而在文化上，得到勝利的却是楚。司馬遷為太史公，這一個名詞，實在是楚語；漢代的風俗習慣，大部份是得自楚的。由這種跡象，我們可以瞭解，司馬遷學術思想的先驅，是楚詩人屈原。楚文化實在漢人的精神支骨。那麼楚文化何以在漢代有這樣大的勢力呢？一、蘇秦所說的：「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可見實力強大，而能和秦對立的，只有楚。二、楚南公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可見楚國民心士氣之盛，和報仇心切。三、楚國佔地廣闊，兩次遷都以後，已經擴張到了江蘇的北部。四、漢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曾把楚的貴族昭、屈、景、懷，遷入關中。五、是經濟的繁榮。由於這許多條件可証漢文化係接自楚的。

「史記」被譽為偉大的史詩，司馬遷也被譽為不朽的詩人。其實，「史記」是道道地地用散文——而且是最優美的散文寫的。「史記」不但是一部歷史著作，而且又是一部文藝創作。司馬遷的散文，是最純淨而純正的散文，這種散文，是漢朝的一種通俗文字，很是淳樸有力，不矯柔做作，不拘於整齊的形式，而十分有韻緻，這種文字是活生生的，既奇又逸，精鍊、純粹，而高貴。秦文和西漢的文章，雖說一脈相承，但是到了西漢的散文，是把秦文更柔化了，這是受了楚辭的影响的關係。而司馬遷的散文，是最好的代表。

「史記」之所以優美，在寫作技術上，有好幾個特點：①是盡量維持審美上的統一性，為了美，有時候不惜犧牲歷史上的真，但是他把每一個歷史人物的性格分散在不同的篇章裏，而盡是維持所要表現的個性。②是盡量使文章的風格和文字中人物個性互相符合。③用兩種突出的性格或者是兩種不同的情勢，作為對照和對比，增加作品的生動力量。④描寫心理變化深入而深刻，常採逐漸加強的原理。⑤行文變化多端，有時奇兵突起，非常有力。⑥富有幽默感，在講到嚴肅或枯燥處，穿串一些輕鬆的材料。

料，使讀者的精神鬆弛一下，而增加閱讀的興趣。

「史記」的文字結構很美，每一篇有每一篇的結構，而合起來，整部書有着和諧統一的華美結構，司馬遷把歷史寫活了，整部書是一個有機體：「本記」和「世家」是代表上古統治階級的譜系的；「列傳」是以事為經，配合時代先後為類次的，「十表」和「八書」，則補全了全書的經緯，這真是一部龐大而精巧的藝術巨製。這裏，也可簡畧的指出：①「合傳」的寫作，以歷史的意義來說，是在演化之中尋出體系，以美學的原理來說，便是利用對照和對稱的方法，組成一完美的藝術品。②全書中的每一篇，都是首尾呼應，渾然一體，有着完整的生命。而且每一篇文字，常使一種重複的事項，構成一種文字的節奏，一如電影重複鏡頭的複映和再現，增加了印象和美感。③在每一篇終了，都留有餘韻，回餘無窮，有餘音繞樑之感。司馬遷在全書中，有一種精密的設計，不但忠於史，而且忠於藝術，憑他超人的才華和修養，「史記」固然不朽，司馬遷也不朽了。司馬遷的散文，為中國的散文開創了嶄新的出路，他使用最富造型性底史詩的筆觸，寫出了抒情文似的美的旋律，在中國文字史上，恐怕很難再找出第二個人了！

由於西漢的散文，在中國文字上的深厚，遠大的影响，故我們敘述得比較多一點，因為篇幅的關係，暫告一段落。我們在下篇中，再敘述自魏晉南北朝，以迄民國的散文發展簡單的史畧。為了便於讀者的易於瞭解，我們只勾提要提玄，作概念性的敘述，文字上也盡量力求淺顯。

憂鬱的小船

·海綿·

我乘着憂鬱的小船
航駛於浩瀚底汪洋
唔，妳美白的畫像
第一次浮雕在我那新築的小城

爲了多一份懷念
我追憶那逝去的往昔
已深鎖的記憶底大門
用不着生命情感的匙來開啓

啊！願未來是美好的金馬車
我是一隻孤寂的駝鈴
單純地撥動我詩的豎琴吧
音節跟着心湖底微瀾而飄盪
讓苦悶和悵底心靈隨着逸逝

現實的一切隨着蛻變
你，也蛻變爲心底的愛神
我將爲你而創造太陽，噴津，彩虹……
我將爲你而寫下美好底詩章。

屠格涅夫的思想 and 作品

· 方夏 ·

廣義地研究近代文學時，不可忘却的是俄國的近代文學。而研究俄國近代文學時，可以從屠格涅夫的作品下手。

屠格涅夫之出現於俄國文壇，正是在俄國文學發展中最重要的——段時期，與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同為這時期中的三大巨頭，他通過作品影響了他那一代人的心靈，喚醒大眾結束農奴制度。一八六一年俄皇尼古拉一世頒詔釋放二千三百萬名農奴，就是受了他的處女作——「獵人日記」的影響。

屠格涅夫於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在莫斯科西南的奧利涅爾市的富裕貴族之家；而於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患水腫病死在巴黎的寓所。他的父親是一個漂亮的馬隊軍官，母親却是一個兇悍的貴婦；屠格涅夫在他的名著初戀裏描寫他的父母狀況說：「我的父親，是一個還年青並且漂亮的男子，因為財產的原故娶了我的母親。她比他年長十歲；她過着一種頗愁悶的生活；她永遠的煩悶、妒嫉、發氣……；不過，他的父母都受過教育，並且賦有一種頗高雅的文學嗜好，故對於一個作家的造成，這是個很重要的因素。」

屠格涅夫九歲時全家搬到莫斯科去住，並在那裏入他學。當進入莫斯科大學之後，由於對於家庭的反叛之故，他成爲一個共和黨，和一般同學們自以爲是革命者。他說：「狂熱在所有的人的眼睛裏發亮，臉孔都熱起來，心跳動着。我們談論上帝、真理、將來、人類和詩。不止一種天真的或意外的意見出來，不止一種瘋狂，不止一種錯誤，激動着狂熱；但是痛苦到底在甚麼地方呢？請你們記住那痛苦所經過的悲慘的時代吧！」

後來，屠格涅夫離開莫斯科大學轉入彼得堡大學；但不久他又從彼得堡大學轉到柏林大學去研究古代語言及哲學。那時歌德和黑格爾的時髦哲學，很使他醉心，但他的思想却深深地受了法國學術的影響。於是他就在一八五六年，因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受尼古拉皇監禁而重獲自由後，離開俄國到法國巴黎去長居。

因爲屠格涅夫の後半生是在巴黎渡過的，所以對於當時法國的文人交遊頗廣。像福樓拜、莫泊桑、左拉、都德、聖佩、泰納等，都是他的好友。故此他也自然地受到了當時法國所盛行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影響。不過，如果我們硬要把他列入自然主義者或寫實主義者任何一列，却未免有點不當。因爲

他本質上却有其獨特的地方。著名俄國文學批評家勃蘭特對屠格涅夫的評論非常中肯，他說：

「要說明屠格涅夫是第一流文豪的理由，很不容易。他充份地具備了做真的詩人的能力——就是描寫出活着的人生的能力。但是僅僅這樣地說，還不足以充份地表示出他的偉大。在他的作品中，作者自身所感覺的興味判斷，和讀者從描寫的人物中所受的銘感，互相調和，這就是使他成爲大藝術家的原因。我們讀巴爾扎克的作品，讀狄更司的作品，讀阿萊爾巴哈的作品時，能够感到像屠格涅夫的作品一般的調和一致嗎？他們爲着要刺激讀者的驚異感覺，故意的種氣地平凡地描寫，但是我們看到這種作品時，立刻會感覺到一種故意的做作。屠格涅夫作品中這樣的做作是絕對沒有的。」

有些人說，屠格涅夫的大部份作品都是在旅居巴黎時寫的，並不能完全代表當時俄國社會生活的寫照，這是錯誤的。屠格涅夫雖然身在國外，但他對於祖國民族的了解，却比任何一個作家透徹。他的熱愛祖國也是其他作家所不及的，他說：「你剛剛問我是否愛我的國家，試問地球上還有別的可愛嗎？有一件不變的、不容懷疑的爲人們必須信賴的是什麼？」

因而，屠格涅夫除了一方面極力把俄國文學介紹給西歐人士認識，一面却替祖國解放農奴運動，大力給予精神鼓勵，他通過了對簡樸

農民的描寫，表現出俄國人民偉大的生命力，對自由的愛好和追求進步的熱情。

現在爲使各位讀友對屠格涅夫的思想更加了解，及其作品所描寫的背景，和在當時的俄國社會所起的影响，我們不妨把他的六大作品作個簡單的分析。

羅亭（一八五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描寫俄國十八世紀四十年代自由知識份子的悲劇。所謂四十年代，是俄羅斯政治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暴亂專制主義支配了一世，對政府稍稍反抗，都有生命危險。所以懷抱反對專制主義的思想者，及關心祖國將來者，都因爲在政治上沒有實現自身抱負之可能，而陷於自暴自棄。這種傾向，以非常的勢力，支配了一般夢想國家之將來的青年男子。他們抱着滿腔的悲憤，對政治表示絕望，但是胸中的塊壘，還是無法消除。因爲對於實際活動的世界已經絕望，所以他們的精神，都集中哲學、宗教、藝術等空想的世界。這種事態愈見深刻，於是愈是造成了許多祇能想像，祇能議論而毫不實行的人們。屠格涅夫的羅亭實在就是這個時代的自由知識份子的典型的描寫。雖然，屠格涅夫對羅亭所抱的虛無主義——大同主義——是一派狂妄。大同主義就是不存在主義，且比不存在主義更壞，沒有甚麼建設性的綱領提出來；但是對他的脆弱心理和懶惰，連一點點的困難都不能克服，而

結果只能向命運屈服的懦弱性格，却表示了年青一代對他的憤怒譴責：「……我難過，因為我上了你的當……屈服！原來你口裏的獨立和犧牲就是這樣子的。」

屠格涅夫深切地知道像羅亭這一代是完了，因之他寄希望於新的世代，而在「貴族之家」（一八五九）刻劃了一個名叫麗莎·卡里蒂娜的俄國少女，雖然她的追求幸福到頭來落得一場空，但是她們的精神覺醒，爭取崇高生活的努力，却已表現出來。

屠格涅夫爲了更積極的闡明進步知識份子與人民和現實發生密切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宣揚他的來自上層的改革的「漸進主義」，於是前後出版了「前夜」和「父與子」兩部傑作。

前夜（一八六〇年）的腹稿在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前醞釀的，所以純粹是宣揚自由思想。「父與子」（一八六二）這部小說，在近代俄國的政治史上佔了重要的地位，當虛無主義成爲自由思想主流時，屠格涅夫首次使用這個名詞來描寫一個在政治上無政府信仰的人，同時對俄國釋放農奴前後的社會，有着極深刻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父子兩代思想衝突的刻劃，當然，屠格涅夫是新一代的維護者，他藉着巴札洛夫對既成權威和傳統的批判態度，不遺餘力地抨擊上一代的狂妄、虛偽、貪婪自我主義，而極力讚揚巴札洛夫的實事求是、忠實、完整、誠摯的

民主主義。

繼「父與子」之後，屠格涅夫又出版了一本和「貴族之家」極相似的傑作烟（一八六七）。這部小說，簡直是一篇刻毒而有力的諷刺詩；他給當時俄國的上流社會以尖銳的嘲諷，而尤其刻劃了俄國偉人們那種饒舌和虛偽。他在結局裡渲染了一種遙遠的希望——一種正確而有限度的希望。屠格涅夫是熱愛他的祖國同胞的，所以他以爲一切的希望都是連繫在「最緊要的要有一些忍耐，一些積極持久的忍耐，即使在陰謀之前，也不退縮的忍耐。」

此種忍耐並不是怯弱的表示，而是有建設性的；這種建設性，我們可以從屠格涅夫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處女地（一八七六）中找得到。屠格涅夫以很大的同情態度來描寫那些献身於社會改革的青年男女，並且塑造了一位美麗而勇敢的少女瑪麗亞娜，作爲幸福、奮鬥、自由和愛國主義的象徵。

從上面六大作品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屠格涅夫對迫切社會問題反應的能力，微妙的心理研究，對生活、人性、事物和自然描寫的精妙、忠實，以及他的文章結構的調和、縝密、風格的新穎……的確爲許多大文豪所不及。不過，因爲屠格涅夫所描寫的都是近代文明史上的特殊思潮，和因這種思潮所產生的人物，所以離開了時代背景，是無論如何不能真正的賞鑑他的作品。

怨

誰淌下相思之淚
是你抑我？
邱比特被你擊傷
昨夜

我遂無夢

我遂寂寞

你之影 再不會於

我眸子裏出現

如流星殞落

祇留下
留下一份追憶

我常哭泣

當日你我之邂逅

唉 誰又在唱那「大江東去」

冰冷的感覺 注入
我心頭

心箋

懷德

千片萬片的好意，
都在你舌刀前扭曲；
千句萬句的警語，
也不強過黃昏的鴉啼！

×
想時間的序幕早撒下，
你我間的深淵成汪洋。
我不再塗刷塵灰，
褪色的心巷教神志頹廢！

×
夢中的你會給我有意無意的凝視，
波光裏似映着無名的憂慮；
夢境外我搜索杯中殘餘，
並不想再咀嚼你的心事。

方山

窗 前 絮 語

郭 衣 東

(一)

「孩子，老人說，「你不會笑我吧。」

「這句話

你問我很多次了，「年輕人說，「我也回

答你很多回了，我不笑你，

從內心裏不笑

你。而且，我

對你，大伯，

我對你充滿了

敬愛和感激。

我記得八年前的

情形，父母

相繼死去，丟

下我這個孤兒

，是你收留我

，撫養我的。

我那個時候當

然什麼都不知道，不過我漸

漸發現你的經

濟情況也並不

太好，豈僅僅

是不太好而已

，應該說是一

天比一天惡劣。然而，你使我受教育。眼看我就

可以大學畢業了，我不知道我將來應該怎麼報答

你。」

「我一再說過，」老人說，「我不喜歡聽你

說這種話，我並不是爲了你的報答才把你帶到身

邊的，要知道我和你父親是手足一樣的好兄弟。

「我知道，大伯，」那年輕人說，「但我無

法把我的感情永遠隱藏在心裏，像一個老奸巨滑

的人一樣，不過我以後不再說了。」

「這就對了，坐下來吧，你盡管吸煙好了。」

「我還不會吸煙，這當然只是指目前而言，

或許將來會吸它，甚至有非常大的癮也說不定。

「那麼，我們可能是同志了，我就是這樣喝

上茶的。坐下來，不要翻那書，你快成書呆子了

，秀琴呢？」

「大概是去買衣料去了吧。」

「帶小孫孫去的嗎？」老人說。

「嗯。」

「給她自己買的吧？」

「大概是的，但也許是給我買的。」

「好消息，」老人說，「孩子，你們兩個已

經好到什麼程度了？我真是慚愧，不知道別人會

怎樣談論我；秀琴是你弟弟的妻子，我痛心你的

弟弟——我那唯一的愛兒早死，也恐懼我那小孫

孫會被帶走。啊，孩子，人一上了年紀，可能比

年輕人還要自私。我同意，不，懇求你接受她的

愛吧。你知道當她最初拒絕你的那一段期間，我

是多麼傷心。現在，她却反轉過來了，不是嗎？

在我們中國社會裏，我的主張是難以得到讚許的

。但是，孩子，我大難安排我的自私了。秀琴只

二十三歲，她會再嫁的，王炳文不是一個例子嗎

？而且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她帶走她的沒有斷奶的

嬰兒。我不敢想像我的老境，更不敢想像我的小

孫孫落到別人家裏的遭遇，他能免去他後父的虐

待嗎？」

「我知道你的苦衷。」

「你應該娶她，」老人說，「爲了我，爲了

她，爲了你的亡弟。同時，我敢大膽的說，也爲

了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你們會有一個幸福的

家。」

「我明白你的意思，喝杯茶吧，大伯。而且

我也已經照着你的指示去作了。你能寬恕我嗎？

在弟弟和她結婚前，我便愛着她，她那時正在天

方女子中學讀書，我們是在游泳池裏認識的，假

使我當時不那麼窮苦，假使你當時便是現在這樣

的家道中落，我和她也許結爲夫婦了。等到弟弟

結了婚，我只有把愛壓到心底。然而，我想你會

揣測到我是多麼痛苦。每天，我看他們攜手並肩

的卿卿我我，我覺得我快要瘋了。大伯，這是我

的實際感情，沒有一點虛假。」

(二)

「孩子，」老人說，「我多麼高興你的坦白

事。告訴我，現在你們怎樣了。」

「現在？」年輕人說，「你記得八個月前你

特地躲開的那個晚上嗎？」

「那是過去的事了，」老人說，「我不贊成

你老是提起那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記得的往事。而

且，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男女，每一對都是一個單

位的話，他們形形色色的結合經過，會使人眼花

繚亂的；有些輕易的便得到了，有的却要歷盡千

難萬難；更有的，這些人差不多都會在歷史上留

名，他們必須衝破可怕的暴風驟浪，受到很多人的

攻擊唾罵。然而，只有他們才能嘗到真正的幸

福，才能享到幸福而充份的人生。他們珍惜他們

的結合，而他們的結合是建立在真正的愛，真正

的解上。」

「是的，大伯，」年輕人說，「你說的是真

的，但還應該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必須是

男女兩個人合而爲一，共同忍受折磨，共同對抗

這個世界。假便只剩上一個人，他只有含恨而死

。」

「我同意你的看法，」老人說，「不過，假

使能够單鎗匹馬的征服這世界，征服愛人的心，價值不是更高嗎？」

「我不能和你爭辯，大伯，」年輕人說，「人總是人，人不是神，不是獸，更不是哲人們理想中的毫無弱點的理性的動物。」

「我不一定要你全部接納我的意見，」老人說，「現在，告訴我最近的發展。」

「自從我得到那筆獎金之後嗎？」

「是的，孩子。」

「我想，」年輕人說，「我還是要提一提過去，那樣你才可以明白現在的情形。我想你會答應的，過去的事情雖然不愉快，但是對於我很重要。」

「好的，啊，不要動，那熱水瓶的水還是前天灌的，恐怕早就涼了。」

「秀琴沒有給你換水嗎？」

「她帶着小孫孫，太忙了；我們不應該怪她。」

「我不怪她，大伯。」

「不要那個樣子看我，她和你吵了嘴嗎？」

「沒有，」年輕人說，「除了我母親以外，她是這世界上照顧我最好的人了。」

「我向你道賀，」老人說，「今天早上，我看見她把牛奶送到你房裏，那時候只不過六點鐘，她已穿戴的整整齊齊。孩子，你知道我是在故意的不用『花枝招展』這句話嗎？我因為睡不着，早早的就起來了，老年人的睡眠總是很少的，所以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她嘴唇上已塗上濃濃的白粉，穿的是她那在做女兒時代最受人稱讚的白花格裙子，你覺得有點甚麼嗎？」

「我早就察覺出來了，大伯。」

「這就好了。」

「還有許多你不知道的事，如果我告訴你，你不會嫌我太不莊重吧？」

「爲甚麼要這樣？」

「你要是願聽的話，我就不講。我所以想告訴你的緣故，是想作一個比較，不是炫耀，更不是揭人隱私，是嗎？」

「說下去。」

「我給她一個耳光，她哭着踉蹌地跑了。」

「孩子，」老人說，「你可以成爲聖人了。」

「我不是聖人，我如果是聖人就好了。嗯，我很容易回想到，在發生這事之前，她每天晚上都如醉如痴的纏着我。她經常的把她那柔若無骨的右臂，繞在我的背後，扶住椅子的靠背，有意無意的用她的面頰磨擦着我的鬢角，我當時便知道——」

「她曾經向我懺悔，就是我打她耳光的第三天。她堅持要我和她一同去看電影，嬰兒在她懷裏睡着了，她把頭試探着靠着我的肩膀，囁嚅着說，她是受了弟弟的騙，等到他們結婚之後，她才發現她是愛我的。所以她幾乎是一直在心裏暗暗的恨我懦弱，她怪我太冷淡，又問我是不是學理工的人都是如此。」

「我知道你爲甚麼要說這些話了。」

「(四)

「別打岔，大伯，」年輕人說，「你不要一把扇子？這時候用扇子似乎有點早，但今天的天氣却特別的燠熱。好，我不去拿，讓我繼續說吧。去年冬天，當我在燈下準備畢業論文的時候，她悄悄的走進來，沒有一點聲音，她用一隻手輕掩着我的眼睛，我扭回頭，發現她另一隻手端着一碗荷包蛋，熱騰騰的蒸氣，在她那像紅霞樣的面龐上裊裊升起，織成一塊飄渺的面紗。她穿的是紅緞子的綉花鞋，窄窄的褲腳，吃吃的笑着，我漫不經心地接過碗，心裏跳動的非常厲害，我忍不住要——」

「你怎麼樣？孩子。」

「沒有，甚麼也沒有，我霎時間改變了主意，只淡淡的道了一聲謝，就坐下來，沒有說第二句話。」

「孩子，」老人說，「你未免過份拘謹了吧。」

「不算過份。」

「你是過份了。她是愛你的，你不能使一個爲愛你而獻身給的女孩子傷心，那好像是一種殘酷的行爲。上星期你患感冒，躺在床上時候，我看見她在月光下跪到院子裏爲你祈禱。我本來不曉得她是爲你祈禱的，但我聽到她呼喚你的名字，而且求上天保佑你。」

「她爲甚麼不跪到屋子裏，而偏跪到院子裏呢？」年輕人說，「聖經上一再地說，不要在大街上人多的地方祈禱，而應在僻靜的地方祈禱。」

「這有甚麼區別呢？」

「當然，大伯，我想祈禱有兩種：一種是誠意的給上帝聽的；另一種則是故意做給人們看的。」

「她爲甚麼要如此？」

「詭計，大伯，」年輕人說，「我怕這詭計。」

「你不感覺到你言重了嗎？」

「一點也不，真的，一點也不。」

「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也該會爲她的一片痴心而同心轉意的。」

「(五)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談話吧，我想告訴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年輕人說。

「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仍要說出來，」年輕人說，「那樣才能互相對照，對我目前的決定，才能了解。啊，你的茶是很涼了，應該換一杯；看那茶葉，一點也泡不出顏色來——就是這樣，我說下去就——」

是。當弟弟死後一年，我對秀琴只看做是我弟弟的未亡人。因為你的暗示，因為我自己也願意，我才開始我的再度追求，可是我所得到的只是白眼，第一次我邀她看電影，在她指定的時間內，我傻瓜似的在電影門口站了兩個鐘頭。」

「這種事你也在意嗎？」

「大伯，你還記得八個月前，你特地躲開的那個晚上吧！我趁起着走到她房間裏，嬰兒已入睡了。談了一會，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勇氣，站起來，激動地握住了她的手。」

「不談，那已是歷史的陳跡了。」

「她馬上變了臉，尖叫了一聲，叫我滾出去。她如果罵我衣冠初獸，我會原諒她的。然而，她沒有罵，只是打兩抽屨，拿出一張照片，斜着眼，冷冷的舉到我臉上，告訴我他才是她的意中人，馬上就要結婚了。她問我無論是年齡，前途，地位，金錢，學問，那一樣比得上他？為什麼不去買一面鏡子照照我的尊容？我羞愧交集，簡直無地自容，一直到今天，我都記不清我是怎麼走出她的房間的了。」

「照片是王炳文嗎？」

「嗯，我承認我的確不如他，但我沒有失望。我雖一度和他很疏遠，只不過是一種痛苦的壓制，一旦這感情復發，比那沒有壓制之前，還要來得洶湧，我自己知道我一直是在愛她的。所以，沒有一點長縮，我要和王炳文競爭。想不到這場競爭給我帶來無窮的羞辱，火烙一樣的印在我的心頭，那一段事情的回憶，隨時引起我可怕的絞痛。」

「不過，你別忘了你終於勝利了。」

「我勝利得不光榮，」年輕人說，「大伯，你知道，我不得不裝成正人君子，忍着火燒一樣的妒忌，為他們籌備結婚大典，為他們租禮服，訂製披紗，交涉禮堂。我一起起他們馬上就要恩愛愛的生活在一起，而我却眼巴巴的只有看着，我的心都片片碎了。」

「上蒼是有眼的。」

「正因爲如此，我勝利得並不光榮；並且，確切的說，連這種不光榮的勝利我也沒有。王炳文因爲犯了刑事案件，在結婚的前一天被捕之後，秀琴對我仍是那麼冷淡。」

(六)

「他們的關係是完了，這是她轉過來和你親近的主要原因。」老人說。

「是的，她們的關係是完了。問題是，爲什麼要完？真正的愛情是這樣的像虛話一樣容易完結嗎？我假使愛一個人，即令她闖下滔天大禍，即令我發現她並不值錢，我還是會愛她不渝。愛情是無條件的，爲什麼要摻雜進去許多條件？愛情的定義不就是不出錯，不犯過嗎？大伯！——你太純潔了，現在世界上的人很少會有這種想法，普通的人是只講事業，不講愛情的。看你的想法，你似乎不像是個學理工的人。」

「我只求真，」年輕人說，「真的愛，真的感情，真的了解和慰藉，愛情和聖女的眼睛一樣，不可以有一粒沙子，否則愛情便不美，便污穢了。這樣，我看出秀琴對愛情的認識是什麼了。她會經當面告訴我，她要和王炳文同患難，共生死，警我告別想入非非，而他一旦身入囹圄，便什麼都完了。使我感到心頭冰冷。」

「你不應該作如此的理解，」老人說，「天底下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愛，對別人是無法評論的。秀琴對你，就好像浪子回頭一樣，她發現她愛的是你。」

「或許有這個能可，」年輕人說，「但即令在王炳文被捕之後，她也沒有給我一個好顏色。她只哭過一次，我想她不是爲王炳文的遭遇而哭，而是爲了她自己的錯誤而哭。我可以說她只是爲失去飯票而哭。大伯，因爲我所受的痛苦打擊，使我想到很多問題。家長們常常用限制自由和不准通訊的方法，來消滅子女的爱情，他們相信

，愛情是靠見面和通信的，不見面不通信，愛情是也就淡了，也就結束了，好像爱情的全部內容就見面和通信似的。所以我對於秀琴把愛情看作飯票的態度，雖然心痛，却並不驚訝。」

「你說的話，我承認是事實，」老人說，「但你是太激動了。你剛才說過，人不是哲學家虛構的性理動物，世界上所以有人役役終生而死，有人留下永恆的記載。原因就在這裏。」

(七)

「對的，大伯，」年輕人說，「現在再來談談我們的主題吧。」我盡力的討好秀琴，拚命爲她洗刷，不讓王炳文被捕的事情牽連到她。我慰藉她，告訴她我願爲她作任何事，愛她如一。可是我從她口中聽到的却是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和羞慚的斥責。她無情的指出我是打算乘人之危，她要再度向外發展，這樣，一直到——」

「不要講了。」老人說。

「不，請你讓我說——一直到我得到那筆數目不小的獎金的那一天。」

「你太刻薄倔強了，孩子。」

「刻薄？倔強？是不是必需閉着眼睛，讓那些自以爲愛我的人牽着鼻子走才算合手社會的規矩。大伯，求你不要擱起眉頭，原諒我頂撞你，我是不說你！我想你一定記得，報紙上發表『我得獎那個消息的當天，她打扮的像新娘一樣，堅決的邀我去咖啡館，她說她要爲我慶祝。』」

「是的，你們那天很晚才回來。」

「她向來沒有邀約過我，這是第一次，」年輕人說，「在咖啡聲裏，燈光幽暗——現在的咖啡館爲什麼要弄這麼暗的燈光呢，真是罪惡的淵藪——她靠着我，弱不禁風的靠着我，而且不時的摸着我的手背。我做夢都沒有做到有這麼一天的手，我在想，我終於能握着她的手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冬之沉默

潘兆賢

無眠的眼睛，
在冬日之投影下
抖顫。室內有生命的呼吸，
淚兒又滋滋地墜落！……

彷彿第一次和光明擁抱，
而拋棄一切塵世的紛繁；
沉默在歷史的沉默裏，
從新的告誡中喚起真厚的覺醒。

無眠的心，在冬日之投影下
復活，窗外有悵鬱的原野；
一閃湖光，一望無際，
藏着褪色的過去，隱約的未來！

放逐底愛情

蒲青揚

一列回憶之車穿掠過心原
寒影 月光下班駁
紅葡萄酒沉緬一張苦愁
甜笑 蜜語
在追味

自愛神宣告了我的罪狀
像流氓 被驅逐
偷渡了九十九個晚上
一個明天

歇了吧 勒回妳的羈繩
我的影子永遠背叛着光明馳奔
峻峭巖壁抵阻不住

我的心在追尋
跋涉千山 骷髏沙漠
狂風發出陰慘的呼號
紅鷹 獠笑
心坎的「夜曲」哼了多少次
隨着消散雲霄

遙遠了 別再依戀
妳那尖長的臉兒 從我心上撕下
失去了安慰 不僅在這頃刻
深深地信 耶穌基督
十字聖號
烙印在我憔悴的心葉上

「我想也是如此。」老人說。
「但我不久就清醒過來，」年輕人說，「她

向我講了無數情話，我平生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銷魂蝕魄的情話，但我却隱隱約約的覺得有點熟悉。於是，我忽然想起來了，那是王炳文被捕的前一個星期，大伯，記得我被毒打的那件事吧，如果不是你出來制止，我會被打死的。那天晚上，我瞥見王炳文悄悄的溜到她房子裏，按不下內心火燒的感情，我跑到她的窗子下偷聽，我聽到了她依偎在王炳文懷裏所講的話。啊，大伯，她那時對王炳文講的話和對我講的話，像是從一個模子裏澆出來似的，不差分毫。」

「我知道你總要回到這上面來的。」
「大伯，」年輕人說，「這就是她心目中的愛情，我像中了鎗彈似的站起來，跑出咖啡館，我對整人生都陷於絕望，我不能想像一個人——像她那樣的曲折遭遇之後，又怎麼能如

此愉快的活下去？大伯，不要強迫我接受她的愛，不要強我和她在一起。」

「有什麼方法可以消除你心中的塊壘？」
「我不是偶爾的衝動，我是把過去所有的事都加起來，得到這個結論的，看，」年輕人說，「一看我的胸前，那是王炳文握住我的雙臂，讓她用手抓傷的！我不在意她的潑辣，但她眼睛中閃出的那股譏諷和傲慢的光芒，使我每一起起都禁不住要打寒顫，你看見我胸脯上的疤痕了嗎？這是羞辱，難以磨滅的羞辱。」

「孩子，」老人說，「你恨她！」
「我恨她？不，我祇是輕視她！」

「我不會勉強你的，尤其是勉強並不能使一個有頭腦有意志的人屈服。只有自以為是的長輩才堅持已見。我只不過盡我的努力，希望實現我自己的願望。為的是要留下小孫孫。我不是說過嗎？老年人都是自私的，認為子女的使命不是在

謀求他們自己的幸福，而是在滿足他們家長的快樂。孩子，你不笑我嗎？」

「大伯，我怎能笑你，等我到了老年，也許更要厲害些。」

「人到老了，也要學習，雖然我很失望，但今天的談話，也使我得到不少東西。我沒有被你說服，老年人總認為晚輩的任何見解都是不高明，不成熟的，我也不能例明，你明白嗎？不過，我也沒有說服你，而這件是必需你被說服之後才辦得到的。我只有尊重你的意見了。」

「謝謝你，謝謝你，大伯。我想可以把窗子打開了。」

「可以的，孩子，打開吧，天氣怎麼一下子就這麼燥熱，說不定狂風暴雨要來了。」

「我不怕，」年輕人說，「我還是要打開它。」

×

×

×

長工包阿松

·王是·



在我的一生中，包阿松給我的影響真是太大了。要比孔子給我的影響還要多得多。我今日立身處世，差不多以他作為榜樣。當然，你們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聽過他的大名，因為他是會受雇於我家的一個長工。

包阿松到我們家裏來做工，我們是付了相當大的代價的。以當時的實物來計算，是六十石穀子一年。這也就是說，我們把十畝田所能生產的穀，全部都作了他的薪金。不過爺爺是非常識貨的人，他說用六十石穀子雇用包阿松，要比用四十石穀子雇別的人便宜得多。

這話一點也不錯，在我們家裏的那幾年，田裏的穀物總是長得很大，蔬菜一年到頭吃不完。他種出來的蠶豆，大得像皂莢一般。他種的冬瓜，要蓋搭一個較高的瓜棚，以免垂到泥土裏去。我記得有一年他種的一個冬，足有有老秤七十二斤重，比我那時的高度還要高出一兩寸，而那時已經七歲了。從這些地方看來，祖父的算盤實在也打得響。

包阿松到我們家裏來之前，有人勸祖父不要僱用他，說他是個外姓人，又說他的工作值不了六十石穀子。但祖父在決定做一件事以後，從來也不改變主意的。

包阿松個子很高的，但不十分壯健。他的一簇向前額突出的短頭髮，和一隻斜眼，就是他的標誌。他是個樂天知命的人，無論在甚麼時候，

都保持着一种輕鬆的態度。他說起話來，常常帶點戲謔，但絕不是惡意的。因為這個緣故，他到我們家裏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就和村裏的許多莊稼熟識了。

包阿松每天到田坂裏去，並不比別的農人更早，而是不慌不忙地吃過早餐，然後走到堆柴房裏，把農具拿出來，懶洋洋地到田裏去了。我祖父雖然很勤奮，每天天還不會亮就起了床，如果有人在他喝早茶時還賴在床上，他就會用那條老竹根做的煙桿，把板壁敲得咚咚地響。只有包阿松，他是以客卿來看待他的。

有時，在春天佈穀的時候，別的人都做好了秧田，只有我家還沒有動工。這時候，祖父就會焦急起來，催促包阿松趕緊去整理秧田，因為祖父事事都喜歡趕在別人的前頭的，然而包阿松老是那個腔調，一點也不着急，還說浸穀子不是時候，做了秧田等於白做。而結果呢，他說得不錯，等到我們插秧的那一天，別家的田裏還是冷清清的我祖父見到這種情形，心裏就暗暗佩服，並且在背地裏這樣說：「阿松真了不起，我沒有見過比他更好的莊稼漢。他非但田裏的工作來的，而且會用腦筋。」

自從我們家裏來了這個長工以後，我們家裏能比往年多出一些穀子來，秋作和雜糧更不必說。其中有一兩年，天旱得禾稻都枯死，但我家總還有五六成好收。因為根據包阿松的經驗，我們

那裏平均五年就有一次旱災，所以他看看情形不對，就會在河床與池塘還沒有乾的時候，就勸祖父請短工來車幾天水，把稻田裏的水灌滿。日後縱然也歉收，所結的穀子總比別家多得多。然而這還不算甚麼，奇怪的是大家鬧蟲災的年頭，我家的種作也能避免。因為包阿松能利用他自己的心得，把一種黃色的草根搗成漿，洒在禾苗上，害蟲就跑到別人的田裏去了。我記得我們那些靠近山麓的梯田受野豬和兔子的災害的那一年，包阿松做了兩天木工和竹工，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抗回來一只八十斤重的野豬，頸子上插着一枝竹箭。總之，他就是這麼一個肯用腦筋思考和有手藝才能的人。

包阿松從小就是個孤兒，由一位比他年長得多的兄嫂把他撫養大的。這位兄嫂大概因為操勞過度的緣故，已經很老邁了。他有時去趕墟，乘機跑來看她的侄子時，我會遇見過她幾次。包阿松看待他的兄嫂，實際上也像母親一般；他每隔幾天就要回家一次，去看看他的嫂子的，第二天一早回來做工。逢到李子成熟的季節，他就會將擦汗布打個結，裏面裝滿李子。我在這裏隨便提一句吧，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比他家更紅和更美味的李子了。

我不知道包阿松在我家做年是多大年紀，根據我的猜想，大概是二十六七歲。他因為家貧，還沒有成親。我的伯母是個喜歡打趣的人，與阿松很合得來。她常常鬧着要替他找頭親事。而阿松呢，滿不在乎，甚至回答道：「啐，老婆，我眼前看得見那些老婆還不如養母狗的好！」

那時候，我家裏還有個年紀很輕的女傭，也是個外縣人，據說她第一天到我們家裏來，就把剛洗刷過的馬桶放在吃飯的桌子上，害得我祖父整天都吐口水。這個女傭，以鄉下人的眼光來看，的確也長得不錯，只是嘴有點歪。這個名叫阿翠的年輕女傭，看待包阿松正如我們看待英雄一般。她暗戀着他，伺候着機會向他獻殷勤。然而

包阿松不理她，說這樣的女人會把灶神趕走。

包阿松是個良善的人，從不無故加害小動物。有時我們在田邊追逐跳躍中的青蛙，他就在一邊大聲叫嚷：「牠侵犯你了嗎？」包阿松還有驚人的忍耐力，有好幾次別人指着他的鼻子罵他，他也不同他們計較，只是悻悻地走開了。不過有一次，我們村子裏的一個鬪豬的人，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便惹他的兩個兒子，把一個過路的小販打得額頭流血。這一次，我親眼看包阿松從田邊跑過去，喝令那兩弟兄住手，並且作出要動手的样子。那兩個人知道包阿松不是容易對付的人，都住了手。包阿松把那兩個人攙起來，替他檢回担子，叫他趕路。

包阿松喜歡孩子，孩子們也喜歡他。他有時到山上去砍柴，總不忘記採一些野生的果子來給我們吃。假如有人爭多論少，他就會對那個孩子說：「你少吃一點又有什麼關係？難道你只吃這一回嗎？」

包阿松在我們家裏，前後只幹了四年，就在第三年的春夏之交，接連下了四天雨，山洪突然爆發了。那是一個晚上，當我從夢中驚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樓板上，家畜在屋角上驚得不住地叫。老祖母站在窗口，手裏拿着幾柱香，在那裏祝禱。側耳靜聽一下，從堤外沖進來的水聲混成一片。

所有的人都到樓上來了，只有包阿松還在樓下。祖父在樓梯口叫喊了幾聲，又慌慌張張跑回來，憂戚地說道：「水已經能沒過人的頭頂了，阿松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唉。」

不久，包阿松回來了，周身都是濕的，臉色白的像一張紙。在他的懷裏，抱着個五六歲的孩子，那是我們的一個鄰居的孩子，他家距我們足足有兩百步那麼遠。這孩子何以會在包阿松的懷裏，也真是奇怪。

兩天以後，水退盡了，當那個孩子的母親見着自己的孩子時，幾乎感激得快要跪下來了。事

後，我們知道包阿松聽到孩子的呼喊，才拚着命洩出去救他的。爲了救這個孩子，他幾乎丟掉自己的命，因爲那時水勢洶湧，而他是不大識水性

的。包阿松雖然只是我家的一個長工，然而很受村人的愛戴。惟一喜歡挑別他的就是我們的世代老鄰居振三爺爺了。可是實際上，振三爺爺也不是與阿松過不去，而是妬忌祖父有如此好的一個長工。

遠在包阿松還沒有到我家之前，振三爺爺就勸我祖父不要叫他，說是沒有一個長工值得付六十石穀子。等到包阿松來了以後，振三爺爺就妬忌我們了。這件事，真是說來話長，原來我們兩家在財富上較長短，已經有兩三代了，有時是他們的收成好一點，有時是我們的收成好一點。自從我家有了包阿松，我們每年的收成比他家多得了。振三爺爺本來想從我們這裏把他搶過去，而且出到六十八石穀子。但包阿松決不是貪圖利益的人，當然不會答應。振三爺爺惟一能用的辦法，就是想法子把他趕走，以免我家慢慢富足起來，趕過了他們的頭。

有一天早上，天亮還沒有好久，振三爺和他的兒子就在離我家不遠的田邊叫嚷起來，彷彿是說他們田裏的芋頭遭人偷去了，言詞之間還暗示與我們一家有關。祖父也是個經常早起的人，他聽到有人在叫罵，就跑到門去看看。那知振三爺爺就站在我們的大門外，手上拿着幾條折斷了的芋頭莖。

「振三，你一老早在這裏嚷什麼？」祖父問。

「你瞧，」振三爺爺舉着那些芋頭莖，大聲嚷道：「這不是你家的人挖了我田裏的芋頭嗎？」

「你說話要當心一點啊，振三，」祖父說：「我是最恨人家糟蹋種作的，如果是我家的人，我會斬斷他的手指！」

你敢說這樣的話嗎？老泉。這明明是晚上從我們田裏挖去的芋頭呀！

正在這樣爭論着時，包阿松從屋側走出來，一直走到振三爺爺的面前，從他手中搶過芋頭莖，說道：「我早就明白了，你在這裏吵鬧鬧，無非是說我偷了你家的芋頭。老實說，要是我們今年也種了芋頭，你也不會來搞這些把戲了。」

「你還敢這麼威風？」振三爺爺說：「如果沒有人到我田裏去過，芋頭莖怎麼會到你們門前來？」

包阿松拾起芋頭莖，指着說：「這些芋頭莖新鮮得還在出水；假如是晚上斬下來的，上面就應該發黃。」

振三爺爺恐怕陰謀敗露，就和他的幾個兒子把包阿松圍住，想要威脅他。但包阿松一點也不示弱，他說：「你們想把我打死，心裏也一定過不去。如果不能把我打死，我有一天會把你們打死。」

情勢忽然緩和下來了，因爲振三爺爺明白這不是惡讎，而是包阿松真的偷了他家的東西。

當天下午，包阿松穿着送喪時的麻布衣服，腳上穿一雙新草鞋，頭上戴一頂麻布做的尖角帽，手上拿一把砍柴用的斧頭，輕輕地放在肩膀上，就到廟裏去了。在我們鄉間，一個人要表示清白無辜，發最大的誓願，就是用這個辦法。

他到街上走的時候，成百的坊衆和兒童跟着他，到廟裏去看熱鬧。包阿松就當着大家的面，在神前發誓，說他沒有偷過人家的種作，然後把斧頭砍在地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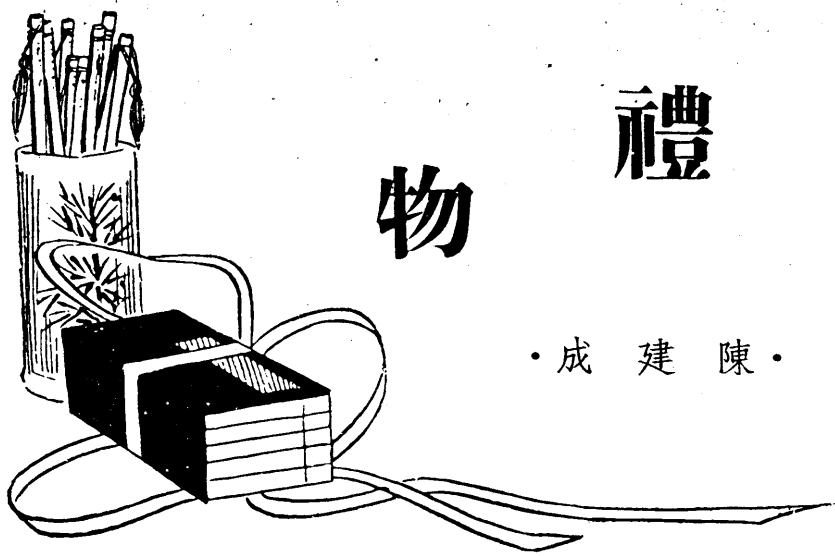
第二天，他收拾好了行李，跑到我祖父面前，說他再也不能就下去了。我祖父對他的恩德，他將永遠記住。然後，他向祖父鞠了個躬，就提起行李，向着山邊的那條大路走去……

現在，三十年已經過去了，但在我的生教育裏面，還包含着包阿松給我的那一份，而且，直到永遠！

禮

物

· 成 建 陳 ·



金聲打開抽屜，拿起放在那裏面的香烟罐子，開了蓋，將裏面的銀角一股腦兒倒在桌子上。

銀角子發出雜亂的聲音。從窗口照進來的陽光把它們照得有點發亮，金生高興得差點沒叫出聲來：「啊，這麼多，够了吧？」

可是，當他急促地一個銀角一個銀角地數完以後，他有點失望的自言自語道：「還不夠，差六角錢呢！」

「可是不緊，再過幾天就够了。」一會後，他自慰地想着：「每天留下一角錢不用，到了星期日不是我的生日嗎？媽一定

麼多錢。於是，他回家要求父親買給他。然而父親却說：「爸爸沒有那麼多錢呀！」

「爸爸，你有的！」
「金聲，你喜歡弟弟呢，還是喜歡買書呢？」父親看他一眼，接着說：「如果你喜歡買書，就是不買弟弟。省下買牛奶的錢，可以給你買很多很多書。」

金聲爲難了，站在那裏，快要流出眼淚來。他喜歡弟弟，也喜歡「安徒生選集」。弟弟很可愛，臉頰紅紅的，還會「咿咿啞啞」的說話，笑起來很甜。可是，「安徒生選集」也很好呀！先生說過，安徒生寫的童話，動聽極了；他也在學校借過「賣火柴的女孩子」，看了兩遍，流了好幾回淚。

他只得悶悶地走開。
後來，他想出了一個法子：自己儲蓄零用錢，儲蓄够了，再去買「安徒生童話集」。於是，他就開始實行。每天在香烟罐裏放下五分錢，或是一角錢，有時姑媽或姨媽來家裏坐，給他錢買東西，他也不管，隨手放在那裏面。現在，再過幾天，他便有足够的錢買「安徒生童話集」了。忽然，叩門聲響起來，有人在外面問：「金聲在家嗎？」

金聲一下子跳起身，應道：「誰呀，請進來！」
那人推門進來了，那是同班的王海羣。
他是班裏的窮小子，窮小子是班上惡作劇的同學給他的綽號。原

因不問可知，因爲他家裏很窮。他家裏只有他和他母親兩人。他母親替人洗髮衣服，好容易送他進學校，放學回家還得挑衣煮飯，很少時間溫習功課，可是他的成績却很好。同學笑他沒有父親，他說他有，只是父親出門找生活，很久沒有音訊罷了。

金聲和他同座，兩人以前要好。可是現在不同了。金聲以前常去他家，現在不去了；海羣雖然很忙，以前也來找金聲，如今好久不會來了。那不是沒有原因的：測驗時有時候金聲不會的試題，偷問海羣，海羣却不回答。因此，金聲不願去找海羣，也不大歡迎他的到訪。於是兩人就生疏得多了。

可是，王海羣來了。
「一定有甚麼事情，」金聲暗忖。

果然，王海羣開口了。他說：「金聲，你知道，昨天買新書，我沒有買。我母親病了，向親戚借的錢買了藥就沒剩有了。母親要我向高班的同學借舊書，可是今天走了半天，才借到幾本；還有三本，我沒有，買新的要兩塊錢。母親說，要我自己想辦法，如果沒辦法，就退學好了。可是，金聲，你知道我很想讀書，喜歡和你們在一起。所以，我向你借兩塊錢買書——」王海羣說着，在他的言語中間常常停頓，兩隻手一會兒兒放在身前，一會兒兒放在身後，顯出不好意思的樣子。
金聲耐心地聽着，皺着眉頭。

給的，啊！多好！生日那天去書局買「安徒生童話集」！
想着，他把臉對着窗外，微笑得像一朵花在他的嘴角綻開。
窗子邊嵌一個天，晴朗的天。快要墮下西山的夕陽將天邊的雲朵燒紅。金聲臉對着投射過來的夕陽的餘暉，睜着眼睛看那紅雲，他好像看到那本「安徒生童話集」，厚厚的，漂亮的——

在書居裏看到那本頁數很多、封面裝璜得很漂亮的「安徒生童話集」，已有半個多月了。而金聲想着它的時候，他已經非常喜歡它，幾乎捨不得放下。他很想立刻買下它，然而價錢並不便宜，他沒有那

「我應該借給他嗎，我那些銀角子？」聽完海羣的話，金聲在心裏問自己。

金聲想了一陣，抬起頭來看海羣那張臉，那張臉顯着焦急、憂慮、期待的样子。

「沒有錢買書，我就沒書讀了——」海羣喃喃地說，像是對金聲，又像是對自己。

「借給他吧」，金聲想走向書桌，可是又停住，「可是，『安徒生童話集』呢？那就不能得到了。必須再等半個月，甚至一個月。不，那時間太長了，我不能再等了，唉——」

他彷彿看到「安徒生童話集」，厚厚的，漂亮的……

他於是說：「兩塊錢？我沒有那麼多——」

「你爸媽——」海羣說完，咬着嘴唇，好像要哭出來。

「都不在——」金聲回答時，覺得有補充的必要，加上一句：「『爸媽和弟弟到江沙看外婆去了，明天這時候才能回來。』」

「那末——我走了——」海羣迷出這句話，轉過身去，用手擦一下眼睛，匆匆地走出門去。

早上，金聲在房東太太那兒吃了早餐——母親託房東太太在她不在時照顧一下金聲——趕到學校，王海羣還沒有來；到了上課那一下也不見他來；下了課，仍不見他的影子。

從學校回到家裡，在靜悄悄的

房裏，金聲什麼也不做，只是一味坐在書桌前沉思。

好久好久，他發起悶來，便跨出門，到街上去走走。

他走着。在一條街上，他碰見了王海羣。王海羣愁眉苦臉，手裡提着一包東西。從那包東西包紮的樣子，金聲知道是中藥。

「你今天沒有上學——」金聲不知要說些什麼。良久，才說出了這麼一句。

「唔，我要退學了。」海羣憂鬱地說。

「因為沒有買書的錢？」

「不。母親的病比昨天重得多了，不能起身，我得服侍她——」

「就這樣退學了？你不請幾天假？」

「唉！飯快要沒得吃了——」海羣老成地深嘆了一聲，「母親的病不知幾時才能好，我再也不能繼續唸書，我親戚昨晚看母親時也說，除了停學出來找工作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你昨天不是說，有錢買書就繼續唸書？你——」

「可是，我剛才不是說過嗎，我母親的病很重。母親和我都改變了主意啦！」王海羣好像有點生氣，大聲地說。

金聲呆住了。

「我沒有空，我要回去了。」王海羣說着，走開了。可是，只走了幾步，他回過頭來哽咽地說：「像以前，像昨天一樣，我還是喜歡讀書的——」

看看他蹣跚離去的背影，金聲想：「如果我昨天借錢給他，他不會上學吧？唉——」他像海羣一樣，長長地歎了一聲。

他很想哭。

是星期日，金聲滿懷高興地從書局走回家，手裏拿着一本「安徒生童話集」。

到了房裏，他樂得把那本書緊貼着臉頰。可是，一瞬時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心很沉重，彷彿有一塊石頭壓在上面，他叨唸着：「海羣，他失學了！那一天，他來借錢，我沒答應他——」

他覺得自己對不起海羣。雖然海羣買了書不一定就能上學，然而自己却扯了謊，騙他說沒有足夠的錢，使他失望得就要哭出來。

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啊，『安徒生童話集』！」他走近書桌，放下「安徒生童話集」，看着它，它好像沒那麼美麗了。

忽然，他的視線接觸到桌面的一包東西，白紙包着的，好像一本書。他拿起來，看到紙上寫着：「送給金聲同學」。

「好熟悉的字，是誰呢？」但他想不起是誰。他急急撕掉白紙，裏面果然是一本書：『安徒生童話集』，嶄新的，厚厚的，和他買的一模一樣；他張開嘴，睜大了眼睛。

他想叫母親，但他發現桌上有一張紙，本來壓在書下的，他檢起一看，不覺驚叫起來：

「奇怪了，是海羣，他送書給我，他有錢？」

那張紙上寫着不少字，他一字一字地唸下去：

「金聲：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吧？是的，我不會記錯，你告訴過我，你這一次的生日剛好在禮拜天。

你很喜欢童話，尤其是安徒生的童話，在級任老師講過他的『皇帝的新衣』後，你說你很想買一本安徒生的童話集，我也記住了。因此，我特地買了『安徒生童話集』，當作我送給你的生日禮物。

現在，你一定要問，我為什麼有錢呢？

不要心急，讓我好好地告訴你吧！

你一定替我高興的，我的父親昨晚回來了！我是多麼快樂呵！

我很高興，我跳，我流出眼淚來！母親不是很高興，我扶她上床，她一定會辛苦地走了三年的路。父親說，他讓母親和我多休息，要我上學去。啊，母親是多麼好呀，我又能夠和你在一起唸書了！

最後，祝你十三歲的生日快樂！

海羣！海羣！海羣！金聲的淚珠滴在紙上，紙在輕輕地抖索着。金聲的姊姊走了進來，說：「海羣剛才來過了，他看你不在，寫了一張條子，留下禮物走了。以後不用那麼辛苦了！」

「噢！你怎麼流淚了？」那淚水裏含着感激和慚愧……

布

達

果毅

布達要送給黃家了，這消息真使我震寒駭。
「唉，我知道你捨不得布達被送去黃家的，我又何嘗捨得呢？這實在是在不得已的辦法啊！」
媽蹙着眉宇說：「布達的食量越來越大，這幾天又有『打狗鬼』來巡查過，我們那能長遠負責下去呢？領個狗牌我們也出不起錢啊！與其讓牠被打死，倒不如將牠送給黃家，讓牠活得舒服些的好……。」
家裏的人都不對媽發表意見，我自然也不好反對。

下午，黃家的少爺——阿雄拿着小鐵鏈來了，媽叫我把布達扣起來送去黃家，因為除了我之外，布達是不肯就範的。
「布達啊，我是不得已的！」我暗暗地說，用抖顫的手將鐵鏈扣在牠的頸子上。
到了阿雄那門禁森嚴的家，阿雄把布達拴在大柱上，阿雄的爸爸遞給我一個嶄新的狗牌，要我給布達掛上，這分明是「易手典禮」啊！我凝視了布達許久，正想轉身回家，牠驀地撲到我的面前，扯着我的衣服，不讓我走。
「布達啊！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我幾乎哭出來了。
我踏着那似乎永遠走不完的草坪回家；若不媽的命令，我真想回頭抱着布達回家。
行着，行着，布達的影子塞滿了我的腦袋，越來越沉重。
五個月前的一個傍晚，雨下得很大，天氣既冷，又昏黑，我家門口躡着一隻美麗可愛的小狗

，全身長着黃毛，躲在牆邊發抖，身體拚命地往牆角縮，彷彿要把破牆再鑽一個洞；烏溜溜的雙眼不住地向四方掃射，嘴裏發出伊鳴的求救訊號。我們見牠怪可憐的，便把它引進屋子裏，帶牠到灶邊烤火，給牠飯吃；從此以後，這隻小狗便屬於我們的了！

後來，鄰居小牛告訴我，這隻小狗名叫「布達」，是村後的馬來人養的，後來牠的主人搬走了，就拋下了牠。我們喚牠「布達」，牠果然會搖着尾巴走過來。

自從布達來了以後，我們的家裏也增加了許多笑聲，弟弟不再整日無聊得被蒼蠅纏眼，嚶嚶大哭了；爸爸不再擔心那兩籠雞了，布達會把牠們看守得好好的；白天，布達也會將偷吃菜的牛趕走。我教牠做各種坐立的動作，不到半個月，牠都學會了，並且常常復習給我們看，討我們的歡喜。

難道好景是不能永遠久留的嗎？唉，布達從此不是我們的了，我的淚水掉在嫩綠的青草上。

不知道在草坪上逗了多久，天黑了，蚊子叮着我，我才若有所失地，拖着疲倦的步伐回家。煤油燈沒有燈罩，火光隨風搖曳，屋子裏黑沉沉的，一幢幢的黑影在搖幌；好像沒有了布達，我們的家永遠沒有生氣似的。

布達不在，我不能好好地做功課，幾題淺易的幾何，做了五六回也做不成。
驀地，虛掩的大門碎的一聲被撞開了，一件東西迅速地撲在我的身上。

「啊！布達！」我驚叫道。
布達逃回來了！牠一定摔斷了鏈子。我抱着牠，拚着牠，像守財奴抱着他的錢財。
這時，媽從廚房裏出來了。
「剛才可是甚麼？——莫非布達逃回來了？」
「布達在這裏嗎？牠剛才脫開鐵鏈走了。」

阿雄又來了，拿着一條新的，較粗的鐵鏈。

「快！快打發牠走。」媽命令着我。
我把布達放下，又一次將布達扣起來。
可是，這一次阿雄拉牠，牠却不肯走了。
「走！快走！」媽喊着，沒有生效。她要我發命令了。

沒奈何，我忍痛地命布達走，可是，牠到底不肯走，跪在地上發抖，直像我們第一次看到牠時的樣子。突然，我心裏一橫，怪聲地咆哮起來，牠終於走了，到了大門口，還回頭看看我，是最後的求饒啊！我哭了！
一連兩夜，我都呆着看蚊帳頂，要到黎明前才入睡，第三夜，我夢見布達滿身血淋淋地向我走來。

「布達！布達！」
我的叫聲，驚醒了隔房的媽：
「唉！真是無辦法，還想甚麼布達呢？……」
我蒙在被窩裏，又哭了。

次日放學回來，我立刻去黃家。
大門閉着，不見布達在裏面，阿雄正在大河邊玩水，我立刻衝過去；
「阿雄仔！布達在哪裏？」
「布達？」阿雄轉過頭來，歇了一會，才慢吞吞地說：「死——了。」

「什麼？布達死了？」我的聲音太大了，差點兒把阿雄嚇得掉進河裏去。
「唔——是昨天晚上死的。」阿雄用手輕輕地撥着沙水說：「那天你趕牠回去之後，牠一天到晚都不吃東西，一面流口水，一面亂叫亂跳。昨天夜裏，爸爸買了一塊牛肉回來給牠吃，牠不吃，唧着牛肉拋在爸爸的身上，爸爸生氣了，提着手杖走過去，牠又向爸爸撲，爸爸用手杖敲過去，恰好敲中了牠的頭，流了滿地血，就死了。爸爸叫傭人把牠拋到河裏去了。」
我的淚水洒在悠悠的河水上。
布達啊！願我的眼淚永遠陪伴着你！

鯨海

回憶

憶錄

Amos Smalley

牛撫東譯述

在所有由捕鯨的黃金時代傳留下來的故事中，最爲人所熟悉的，莫過於對摩比狄克——白色巨鯨的傳說了。牠被上一世紀木船時代的英雄好漢們相信爲魔鬼和邪惡的化身，可是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份關於這可怕動物，或和牠相似的鯨魚的文獻，足以證明牠實際存在。牠之所以名聞遐邇，完全應歸功於一世以來水手們的口頭渲染，和赫門默威的古典小說「摩比狄克」(一八五一年問世，最近又攝爲影片)。

話雖如此說，也有一個人曾經面對面碰到一隻全身白色的鯨魚，相距不過數呎。他便是阿末斯摩勒，一位已退休的魚叉射擊手，現住麻塞朱賽州的一座小島上的格赫德地方。他是一位八十歲謙虛的印第安安老人。他的捕鯨經驗久已膾炙人口，而爲捕鯨界的權威專家所証實。下面是他的自述——

從我回憶到的時候起，我便一心嚮往捕鯨了，我在一八七七年生於格赫德，家離麻塞朱賽州的捕鯨實業中心地紐貝德弗約十二哩，靠近海的一面。父親經常在捕鯨船裏擔任炊事員。長兄弗郎基是一位舵工(捕鯨人對魚叉射擊手的名稱)我也想做一個舵工。我們小時候一開始會走路時，便習慣玩投擲魚叉的遊戲：削一條長棍，把一頂帽子丟在地上說：「看誰先擲中它。」

關於鯨魚的事我也聽得多了，知道牠們是現存的最巨大也是一種最狡猾的動物。我的哥哥曾經到過北冰洋，他告訴我：當船追逐鯨魚的時候牠便潛藏到冰層下面。還有無脊鯨，當你接近牠的時候，牠的巨尾揮擊起來，真是危險非常。但是，最可惡的要算抹香鯨了。牠拚起命來全身上下無一處不是武器——頭、尾和嘴。牠的嘴張開來，足足有一間客廳那麼寬大，一口咬下來，足可將一隻雞蛋殼般地咬碎。不然就是用又寬又平的尾尖一掃，把一個人掃下船去，快得使你覺察不到。我們認識的一位魚叉投擲所便遭到這樣的命運：前一秒鐘他還站在船頭上，後一秒鐘忽然無影無踪了，唯一留下來的只是一頂帽子的家人。

最厲害的是有白斑的鯨魚。關於這些白斑的來源傳說紛紜，有的說白色斑點是魚叉傷痕的瘡疤，有的認爲是年老的標誌，有的說是殺人王的記號。「當你看到一隻白色鯨魚時」，可要仔細點呀！捕鯨的人們會這樣警告你，「牠是惡魔，專門出來找你的晦氣。」

十五歲上，我說服了父親，讓我和一隻兩檔的捕鯨小船的船主簽了合約，這隻船名叫納爾遜·珍珠，由紐貝德弗出發，直到這時，我還以爲自己早已長大成人了，可是當天晚上，却躺在床上，又想象又怕海，一夜不能闔眼。

船上的生活是很堅苦的。船頭甲板下水手室裏共有廿四個人，睡時疊床而眠，床上有床。螻蛄遍地都是，黑夜裏要喝水就得把牙關緊緊抵住，不然便會喝得滿口的螻蛄！食物永遠差不多是一樣：鹹肉、乾麵包和用蜜糖浪的熱咖啡。每隔四至月或六個月便靠港一次，地點不一，到那時才能有多幾天的新鮮蔬菜和肉類吃。

這次旅行共達三年之久，我回到家時身邊有十四塊美元和一個炊事員的名銜。我的股份——每位船員收入的名份比例——是旅行收入的七十五分之一。從這筆款裏我付出了二百元作衣服費，又從船上的雜貨店裏買了些菸葉和其他東西。

我第二次旅行，是附搭一艘三百六十噸的三檔船，名叫卜拉丁納。我向船長默根西·湯姆斯說：「我要升一級，船長。我不想再做船上的炊事員了，我要做舵工。」

默根西船長是一個黃頭髮的大個子，年紀不小了，但還強壯耐勞。他深深地注視我一番，最後說道：「好！你們格赫德人是舵工的人才。可是我們只需要一個炊事員。我告訴你我的決定吧：你在船上暫且做廚夫，預防舵工失手。」(意思是說：如果有一位真正的舵工失手刺不中鯨魚時被取消資格，你便可以升爲舵工了。)

當我們到南美洲南端附近，一位舵工射不中一隻無脊鯨。船長當時正在桅杆頂上，看得很清楚。他便對我說：「炊事員，下一次追出鯨魚，你就到這小船的船頭。」

一星期後，追出一條鯨魚來。「現在，小伙子，當我們正要興地放下小船去時」，默根西船長很高對我說，「你該射中這隻鯨魚，否則我要把你踢得滿甲板亂滾！」

我當時竟不知道我究竟怕鯨魚抑或船長的皮靴。

我跟着副船長下到第一隻小船裏。這種獵鯨船共有三十呎長，配備着木槳、划板、帆和射鯨所需的工具。通常共放下三隻小船，一隻去射鯨魚，第二隻等鯨魚受傷飛奔的時候前來幫助，合力拖住鯨魚，第三隻則救起落水或受傷的人。

船長爬上主檣，用旗指揮方向；把旗放鬆時，是叫我們向下風行駛，旗子升到頂上時，是說鯨魚已露出水面噴水了。我的位置在船頭，划着槳，副船長在船尾掌舵和發號施令。

那天發現的竟是兩尾大抹香鯨，並排而行。這却使我棘手起來。你多次可以悄悄地划近鯨魚旁邊而

不會被牠發現，原因是牠的雙眼位置生得很低而又在頭部的後部，並且非常細小，在牠巨大的得頭前面或身體後面的事物，都看顧不很清楚。你可以從前面去迫近牠，只要在十度的角內牠便不能發覺；你或是由後面去，那牠可有四十五至五十度的角可走。可是這兩種方法碰到像那天距離得這麼近的兩條鯨魚，都非常困難，因為稍微移近一尾鯨魚，便會被另外一尾看到了。副船長要使我最好的右手投射機會，便由後面划到鯨魚中間，我的使命是射擊左面的一條。

船靠近了，我站起來，把左膝縛在船頭的側板上，準備好魚叉，只等一聲號令「送給牠！」便投射出去，鯨魚離船約莫十呎，是很合適的距離，魚身在水面下不遠，黑色的身體隔着一層水看去畧是深綠色。副船長號令一下，我用盡平生氣力拚命擲去。

剃刀形的魚叉穿過厚厚的鯨魚脂肪有如一把火熱的利刀割牛油一般。魚叉上有一顆炸彈，幾秒鐘後我聽到一陣陣鯨魚體內爆炸的一陣碎聲。我知道魚叉一直透進那鯨魚的肺內了。

這時，魚叉柄上的繩便開始由船上放出。繩共有兩大捲，約長一百五十尋——九百呎。這條鯨魚共拉走二十尋便停住了。副船長和我調換了位置，我到船尾掌舵，他却扛着槍走上船頭，準備必要時再加上兩槍結果那條鯨魚。

一條鯨魚的臨死掙扎可能費時很久，而這條鯨魚就使我們辛苦了半點多鐘。我們料定牠要沉下水去——普通鯨魚在受傷之後都是如此的。我們準備好了，如果牠沉得太深，便把繩子一刀兩斷，以免被牠拖進水去。但牠只是直立起來，把頭向前後亂擺，巨大的口忽開忽閉，前後二十呎之內任何東西都要化為面粉。這時我才知道爲什麼魚叉投射手也叫做舵工，厚來投射魚叉比起在鯨魚開始掙扎以後掌舵的困難，實在算不了什麼。

此後每逢追出鯨魚，我都下船出馬。一次我差點遭了不測，一條大抹香鯨潛下水去，我站在船頭，手中準備好了魚叉，牠突然在我的面前鑽了出來，張開血盆大口。我可以告訴你：抹香鯨滿口都是尖牙利齒，共有五十二顆，每顆長達一呎，重量在兩磅以上。由口中經過喉嚨直到肚子裏都有足夠的地方容納我和兩個比我大兩倍的人。我大吃一驚，跑到船尾去，惹得全船人員大笑，我却滿不在乎。後來我回到船頭終於刺中了它。

牠的蠻力着實無窮，魚叉刺中牠以後，牠便來個「南都格雪橇大滑行」，幾乎把我們全部淹死。（一尾鯨魚着實實地中了一隻魚叉，把兩大捲一百五十尋的繩都拉完了而拖着船飛奔，便叫做「南都格雪橇大滑行」。這條鯨魚拖着我們奔走，每小時竟達廿至廿五哩。我們只有拚命不停地潑水出船，才能免遭滅頂。）

這次旅行結束後，我在家裏只耽了一小段時間。當我聽說卜拉丁納號又要於一九〇一年七月間出發，便簽了合約。說副船長最先選擇「舵工」，派我在他船中工作。他是一位矮小駝背易怒的人，鼻子紅得像一塊新磚，名曰衛安德。他常常叫我老湯米號。

一九〇二年的夏季，航行的第二年，我們正在亞耳南面的海上巡航。一天，約莫下午五點時分，桅杆頂上探望的人喝道：「哪，牠在吹了，吹，吹，吹！」

默根西船長正立刻跑上甲板來大聲叫道：「在那裏？」

「在左舷船首。」上面的人回答道。

「有多遠？」

「差不多一哩。」

船長爬上桅杆頂，看了一眼便說道：「牠是一條抹香鯨。」

抹香鯨只要看牠那緩慢的，叢密而向前的噴水便可以辨認出來。

「快把船隻準備好。」他向下面吩咐。

衛安德和我便站在小船中等待命令放船下來。鯨魚還在水面上噴水的時候，千萬不可放船下水，水只要輕輕一動，便會像電話一般傳遞消息過去。牠在水面上大約過了一小時才沉下水去，這時我們可以趁機放船下水，划到牠大概要浮出水面和呼吸空氣的地點。我們離大船不到半哩，就見主橋上的旗已升到頂上，告訴我們鯨魚已經浮出水面了。

幾分鐘後，可以看到牠的背了，不過距離還遠。「快划快划，拼命快划！」衛安德催促船員道。他擔心鯨魚會在我們趕到之先，再次沉下去。那就大概需要等到天黑才會再浮上來了。

我們划近鯨魚時，衛安德突然大聲呼叫起來，他的聲音我永遠不會忘掉：「這是一條白魚！牠的全身是白的，牠是狗娘養的！」

我却看不清楚，鯨魚相距不過百碼，但因天色薄暮，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在牠背上掠過的白色浪花。衛安德愈來愈緊張了：「牠是惡魔，斯摩勒！」他警告我說：「小心，牠是全身白色的！」

船裏的人也焦急起來了。有幾個的臉就和那鯨魚一樣白。衛安德作手勢叫我站起。我把槳放鬆，走到船頭位置上，舉起魚叉。這時我看到了牠，牠的全身，每一吋都比牠激起的浪花更白。

我立時回憶起小時候聽來的故事。唯一不同的是這條鯨魚並不只是有白點，牠是全身白色的！我也想起了默根西船長和他的大皮靴，以及他所說對付失責的人的辦法。我的職責是射擊這鯨魚，那管牠是黑的或是白的。我於是沉着地應戰。

這時衛安德發出號令了，就似迎面速打一鐵鎚：「送給牠吧！老湯米號！」

我把魚叉準確地刺進牠的身體裏，至少我相信是這樣的。幾秒鐘後我彎腰去聽那炸彈爆發的聲音。從前我每次射得好時，總是聽得到

小夜曲 潘亮

這是一首晚上的歌，沙蘭娜
我要爲你而播唱，祇有你才會欣賞！

在你的窗前，每當夜幕籠罩
晚風送來了第一道涼快的撫愛；
這撫愛中有一股夜來香的芬芳
就在那時候，你且等待它的翩降！

它將會像一個幸福的安琪兒
穿着夜來香的芬芳衣裳
乘着晚風輕飄飄的翅旁
它飛進你荒蕪的心田翱翔！

它翅膀扇動過的地方草木含苞
它衣裳擦拂過的地方蓓蕾綻放；
那時它將變做一隻輕佻的蝶兒
鎮日在溫馨甜蜜的花心間流連！

完成 向明

世紀們都吝嗇地走了
終究，再也沒有一雙
米蓋朗基羅顫抖的手
再也沒有逐烈日的梵高
再也沒有莫查特，但丁，哥德
再也沒有一個十五世紀的重生

我們都封閉在石塊中
我們都蛻化不成音符
我們都找不到降生的筆
我們都寂寞，久久地
寂寞得只靠貪飲祖先的光榮

呵！主，何時
我們是一尊雕像，一幅畫
一首樂曲，一則詩篇
一次混圓美麗的完成

的。最後我聽到了模糊的「碎碎」聲從極深處傳來。
水面上發生劇烈變化，鯨魚下沉時，水像噴泉一般直射起來，那鯨魚拚命垂直地下沉，把繩子飛快地拉動。船中每人都提心吊膽，以爲牠要把我們拉到水底。我摸到了刀在手，
準備在萬一需要時即割斷繩索，可是在暮色蒼茫中，連繩索也不容易看見。牠仍舊是下，下，下！一直拉完二十尋，突然停止了，我們於是等待着，上氣接不着下氣了！
幾天以前，另一條鯨魚也是同樣地下沉，接着又突然地往上一衝，正撞在船底，小船被拋到十呎高的空中，變成兩半落到水裏。我從船首的位置彈將出來，落到水面上，那怪物的血盆大口正在嚼着小船的殘餘部份。我離它不過數呎，真是聞不容髮。我那時完全不會游泳

，現在依然一樣，但我抓到了一根槳，和其他同伴在水上漂流着，一直到第二隻船把我們救了起來。我們那時就在等待同樣的命運，或許還更壞哩。這時那白色的怪物，痛得發狂，在我們下面暴怒，牠長九十呎，比船還長三倍，而且又是非常的怪物。想像中我看到牠把整個海洋攪到天翻地覆，突然繩子鬆了，衛安德叫道：「收繩！」我們把繩慢慢拉起，準備迎戰。可是那鯨魚却慢慢浮上來，嘴尖向上，像一個巨大的浮子般懸在那裏，如果牠這時掙扎跳躍一番，準會使我們和牠一齊下海！但牠只是浮着不動。忽然牠整個頭部衝破水面，繩子陡然一伸，我們一齊用力才算把繩拉住，同時一陣咆哮聲充滿了空中，一股濃厚的血液由牠的噴水孔中湧出。幾分鐘後牠便平躺在海面上。

衛安德走上前去，舉着槍，我退到船尾去掌舵。他注視了一番，把槍放下。「斯摩勒，」他說：「你幹得好，你的魚叉箭直中了牠的心臟。你已殺死了牠。」
我們只是目不轉睛的着着那龐大、乳白色的動物浮在血水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這是我們當時唯一的話。
卜拉丁納號距離不過半哩，當我們放上藍色號旗表示鯨魚已經死了之後，它便駛近前來。默報西船長站在欄干上，仔細觀察一切。我上了船，他只深深地望了我一眼，並沒有說甚麼。這是我所能得到的最高獎勵。如果他有甚麼不滿，一定要說一大堆話。

「所有人員全部到船尾集合！」船長叫道。他跑下甲板去又拿上來一隻大壺，給每人一杯新英倫的新釀甜酒，我們都一口喝乾。輪到我時，他特別把壺傾斜些，輕輕點點頭，把杯子遞給我。
直到三十年後，馬可耶勒干，一位歷史學教授，他父親也是一隻捕鯨船的船長，到格赫德我的家裏來問及摩比狄克的事件，我才從他口中聽到這種故事：在我出生前五十年的捕鯨人中盛傳有一條白色抹香鯨橫行太平洋一帶，陸地上和海洋裏都找不到牠那兇猛厲害的東西。去年夏季，約翰哈斯頓和格里哥利柏請我參加他們的影片「摩比狄克」的開幕典禮，並介紹說我是殺死牠的勇士。我原知道我殺死的那條究竟是否摩比狄克本身；但我却知道鯨魚有時可能由一海洋游到另一海洋去。我也記得默報西船長在檢視我那白色鯨魚磨鈍了的牙齒時所說的話：「牠至少有一百歲，或許兩百歲也說不定哩！」

我

在

一

個

島

上

(巫)點漢默·沙立夫作

呂卓譯

「我在一個島上」這篇文章是馬來亞聯邦教育部於一九五六年舉辦的第三次短篇小說競賽中的十篇優勝作品之一。

譯者

在離開一條河口不遠的大海中的一個小島上，有一株沒有同伴的椰樹很茂盛地生長着。雖然乍看起來他在那兒是孤單的，不過在他的週圍却生長着很多別的樹，好像鹹水柴等。雖在海風不停着吹刮下，這株椰樹整天拍掌和上述的那些鹹水柴談談笑笑。

在這些樹當中，有一株差不多和他同樣高的鹹水柴，成了他的密友。這株鹹水柴並不曉得他

的朋友到底是怎樣自個兒生在那兒的。過去他也不會經向椰樹問起他的歷史，可是椰樹那時還不算告訴他。

結果，在一個月明之夜，海水平靜得很，浪潮懶洋洋地衝擊着海岸，優美的月光射在島上的樹葉上好像在舞蹈着；就在這個晚上，鹹水柴才有了機會去傾聽他渴望已久的椰樹的歷史。

「老實說，我是離陸上那座山脚不遠的一個鄉村來的。」椰樹指着在夜色中隱約可見的遠方一帶藍色的山脈，就這樣開始他的敘述。

「在一個漆黑的晚上，風猛烈地刮着。我的母親在一條河畔和村中其他的朋友互相撞擊。母親的身軀彎上彎下，我和我那些一串壓着一串的兄弟姊妹們跳動着。接着大雨傾盆而下。在這麼寒冷的黑暗的氣氛下，已經成熟了的我不自覺地離開了我的果串，團團轉轉了下來，掉進河裏。嗚嗚！冷得要命！河水沖擊我向下漂流。由於夜色太黑，我看不見任何一件東西，只是偶一撞到和我在河中一同漂流的樹幹和樹枝罷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正從一座村子流過，村民利用這條河做沖涼和洗衣服的地方。天還很早，他們已經走下河來沖涼了。由於昨晚下了雨，河水滿滿的，他們都很歡喜。他們中沒有一人看見我在滿滿的河水中浮沉。」

「要是給他們看見了，他們會怎樣對付你呢？」

「一直就靜靜地傾聽椰子說話的鹹水柴突然問道？」

「要是給他們看見了，我就給他們撈去，那我的歷史也就此完結了。」椰子回答着，然後再接下去：「過了鄉村，我又到了一處和海一樣遼闊的田畝。稻子成熟了，是農人收割的季節；我所碰見的走在河畔的農婦們，她們的臉全都露出了非常欣喜的樣子。每人的手中都拿着一個籃子和一把禾刀。她們多數是婦女，她們就是用這些禾刀割稻子的。有一些地方我也看見她們用鎌刀來割，割了以後還要打，這種工作叫做打穀。我

在這一帶漂流了相當久，因為我有時會給河堤絆住。

「這條河裏有很多魚，到了晚上，有許多孩子在河裏垂釣。他們可以釣到滑哥，斑魚和鱸。我也看見人家用拋網和魚籠來捕鱸魚和各種淡水魚。

「中午，當農人休息的時候，田畝裏到處响起了禾桿的聲響；不時還可以聽到少女們低聲歌唱稻熱的聲響，少女們的低吟聲在大陣的笛聲中時浮時沉。

「晚上，當我經過這些人的村子時，我又聽見彼此呼應的春青穀的聲響，同時夾着青年男女的歡笑聲。鄉村，田芭；田芭，鄉村，當我經過一座座的鄉村和塊塊的田芭時，我所聽見和看見的都是這樣。

「後來我又流到了樹膠園，這時，帶我漂流的河水越來越大了，因為已經有兩三條小河流匯注進來。在這膠園一帶，除了飛禽走獸的嘈雜的叫聲之外，我沒有再聽見什麼。這座園寬闊極了，我漂漂着，疲倦得很，可還漂不出它的範圍。據說園主是英國商人，割膠工人則是印人和中國人，只有少數的爪哇籍馬來人；他們除了雨天沒有做工之外，每天都是清早出門，中午回家。

「過了這兒我又到了一塊生滿矮青的沼澤一帶，這是人家開新田芭的地方。田芭的地比河面稍為高一點，所以要用車打水進去。水車是用木和竹做的，形狀圓圓的很像牛車輪，時刻旋轉地在汲取流動中的河水，所汲得的水被傾注到一條用以灌溉禾芭的溝渠中。

「那塊田芭是剛開闢的，所種的稻長得很美，種作很容易，不像鄉村裏那些禾芭下種時一定要施肥。離這兒不遠有一道正在建築中的石堤，這是以代替剛才說過的水車，引水到廣闊的田芭去的。當我經過這道堤時，真是驚心動魄，我和堤水一起被沖進深潭底下。我沉沒了好久，然後才重新浮起，這時我已經遠遠地在河的下流了

。此後我又和平時一樣流着，流着，離開了這個地方。

「我的旅途跑也跑不盡，一時經過鄉村，又經過田邑，農場，森林，沼澤，輪轉不已。後來我到了一處錫礦場，遠遠便聽到日夜不斷在那兒工作的鐵船的喧鬧聲。晚上，鐵船上的燈閃閃閃爍，好似天上的繁星，遠遠望去美妙極了。過了錫礦地帶，原先清澈的河水匯合了幾條從礦場水溝裏流來的泥漿水之後，變得渾濁濁了。我沿河而下，看見許多華婦和馬來婦女在淘洗被河水沖下來的錫米。她們用木瓠把沙淘洗掉而留下了錫米。這種工作便是在礦場附近的人們的謀生方法。這種工作叫做洗瓠瑯。」

「到了那裏，我不再被什麼東西鈎住了，因為河中已經沒有堤壩之類的障碍物，河的兩旁也插上了竹柱，我便在渾濁的水中時浮時沉地往下流。從礦場下去，我不再看見田邑了。據說稻子吸到礦場的濁水是長不好的。往日那兒本來有着許多肥美的禾苗的，現在却只留下老田邑的遺跡，變成沒有人耕種的沼澤矮青了。」

從來沒有看見也沒有聽過有關陸上情形的鹹水紫全神傾聽着，什麼話也沒有問：椰樹繼續叙述其本身的經歷：

「却說我流到一個城市的附近。」椰樹繼續說下去，「還沒有到一個城市之前，有一座用鐵造成的很長很長的橋，橋分為二道，一道通火車，一道通汽車。當我漂到橋下時，火車正好從橋上經過。嘩！嘈得要命，耳朵都要震聾了，什麼聲音都聽不見。我不管這麼多，依舊前進。離這兒不遠，有兩三條溝渠流進河來，它們的水臭得要命，我的頭都給沖昏了！各種空鐵罐和垃圾穢物都和我一道漂流下去。」

「我不曉得自己究竟漂流了多久，我有時又再流經鄉村，然後再流過森林，再流到我剛才說過那種已經成了沼澤矮青的人家遺棄了的老禾芭。我就是這樣一直漂流下去。後來渾濁的河水又

復歸清澈，因為一時又有兩三條小河的水流進來，同時河水也深了，也流得更慢了。」

「就在這時，我看見人們開始利用小船在河裏釣魚和網魚。河的左右兩旁有水亞答生長着。看樣子那兒的人除了捕魚蝦之外，還兼織亞答的工作。」

「晚上，好些漁舟划來划去捕魚蝦。河邊有些地方有鱷魚匍匐着找動物果腹。我看見就心寒！」

「後來我覺得河水慢慢地鹹起來了，原來我已經快要到大海了。我的頭上已經有海風吹刮。海水漲的時候，照理我是應該流下的，可却是給它沖回上流去。原來我已經到了離河口沒有多遠的地方了。」椰樹這樣對鹹水柴說，同時指着並望着那兒不遠的河口，這時的河口，在暮色的籠罩下顯得冷清清的，只見見泊在兩旁的漁舟上時明時滅的燈光。」

「河水又臭起來了，因為滲進了從河口的市鎮裏流來的溝渠水。河中的漁船上上下下，河的左右兩旁繫着舢舨，船夫們起貨落貨的呼應聲鬧成一片，究竟是些甚麼貨物我却不知道了！」

「我在河口滯泊了相當久，下不得，也上不得，有時竟被泊在那兒的小船和舢舨攔住走不得。」

「結果，在一天晚上，我覺得潮水漲得特別高，河口滿滿的，海水倒流上陸地。我突然被插在河中的一支用以繫舢舨的木柱鈎住了，木柱被水沖着，一會兒彎向左，一會兒彎向右。接着，大雨傾盆而下。我甚麼也看不見了，只覺得自己不復在河中。我被大浪衝擊得時浮時沉。雨還是下個不停。我在海中被山一樣高的浪沖擊得恐懼萬分。後來我失去了知覺，往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我甦過來。多麼使我吃驚呀，

原來我被衝到一個島上，在長着各種野草的沙上，就是現在這地方打滾。」椰樹清楚地告訴鹹水柴。「離我打滾的地方不遠，我看見有一些鹹水柴和其他的樹。他們就是我們現在這兒的朋友。」

「我感激真主，我在沙上躺了三天之後，從我的頂蓋鑽出了綠色的幼芽一天一天地大起來。不久，我的身上又有小根鑽出，小根慢慢地鑽入地下。」

「我的幼芽越來越大，變成一塊葉的樣子，葉子又慢慢多起來。其他的樹也一株接着一株在我的附近生長，離我遠的鹹水柴也在我的旁邊生出他們的孩子。」

「我一直很旺盛地生長着，我的嫩葉一片一片地成長起來變成青色，老的則掉落地。足足有三年，我一個人單獨在那兒，葉子不能接觸到其他的樹。三年後，我的軀幹變圓了，就在這時，我看見你在離我不遠的地方生出來了。我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你，同時也希望着你快點長大，讓我們能够好像現在一樣談心。」

「謝天謝地，你長得真快，我期待着你能長得和我一樣高。結果，從那時算起還不到三年，在我還沒有結實之前，我們已經能够成雙地生活在这個島上，葉子碰着葉子，迎着那吹刮不停的海風招展。」

「六年前我被衝到島上以來的歷史就是這樣。我在陸上的朋友雖然很多，可是我在這個島上和你做朋友更覺安寧。」椰樹這樣結束他的話。

現在，當鹹水柴知道了自己的朋友的底細，知道他孤零零地活在島上的原由後，他才感覺滿意。那時月亮早已隱蔽起來，東方的星辰在陸上的山嶺發出明亮的光芒，鹹水柴向着自己的朋友椰樹的故鄉再看一下，同時說聲謝謝。然後他們兩個互道了晚安。

我的靈感又泛在五月的輕舟在海上迴盪。
我常噩夢，那澎湃的浪花深處是我生命最終的驛站，我的血與肉是大魚的佳肴。這大概是愛海的人一定殉身於海的原故吧！我但願如此，而不願靜靜地在塵土裏被腐蝕。

五月的熱流在岸邊捲起浪花，擊着，擊着，擊醒那午睡的白鯊，擊動那光滑的礁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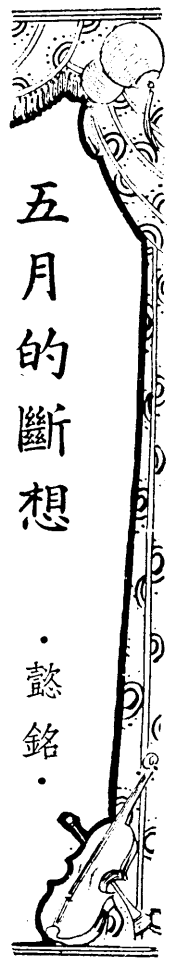
柳梢在舞着，海鷗在飛着，鴿子在海濱公園的草坪上覓食，老榕樹下有孩子們在嬉戲，有疲乏的人在休息。自由的彩旗飄揚在烈士紀念碑前的燈柱上，一切都顯得那麼安詳與和諧，誰能預料明日會不會有風暴呢？熱烘烘的太陽，在藍水晶的天空普照；天真活潑的孩子，在草原上放起風箏來了，各種各色的風箏，悠悠地隨着幾朵白雲在翱翔。

呵！我兒時的風箏已斷線了——那天真、那童心，早在這罪惡滔滔的戰亂塵寰泯滅，只剩下個軀體，一個世俗的靈魂，接受這時代的鞭撻和裁判。

那白雲深處應是故鄉！我離開故國，羈旅異鄉，在這風風雨雨的日子裏，不知多少的青春、幻想、希望，都給那古老的壁鐘的銅垂敲落了。如今，孑然一身，在現實生活的途途上掙扎、徬徨，在荆棘叢中開闢我所要走的方嚮。

昨日，親友來信說：「……故國的五月沒有風箏在天空飛揚，只有飢餓的蒼鷹在盤旋。家鄉的榴花依舊嫣紅，那樑間沒有紫燕棲息。那在炎陽之下勞動的人們，他們的汗和血滴落在那晒裂的泥土上，駭怕那太強烈的陽光，渴望着一場甘霖下降……」。親人呵！我們要活下去，用我們的汗與血滋潤着那乾涸的人性孢子囊，它總有一天會分裂出無數的種籽，蔓延到處，長出綠葉，開出香花，結出最甜蜜的果子來。勇敢地活下去吧！就算我們的生命窮盡，但我們的氣魄精魄；還隱藏在那古老的地球的心臟裏，跳動着青春的力量！

呵！五月，五月，汨羅江上的濤聲，鬍鬚又在耳畔嗚咽，有愛國詩人的英靈在盪漾，盪漾起無數的波瀾。
我傾盡了那燙喉的雄黃酒，把玩着那失了鬻的香囊，清風不知何時吹乾襟前的淚痕，但吹不涼我滿腔的熱血。



五月的斷想

· 懿銘 ·

五月是石榴樹開花的日子，滿園的榴花開如火，紅毛丹也成熟了，一顆顆如紅小毛球似的，滿結在油綠的枝葉叢中，與園中的榴花相映，一片嫣紅。雲雀，黃鶯在啼轉，垂涎着那些甜蜜的果子。這是我每一個回憶中的樂園，也就是人們所憧憬的樂園呵！

清風拂着雲松，搖着夾竹桃，吹落了金鳳花，不時送來陣陣榴檀香。我隨着清風的吹向漫步，來到一座建設在這二十世紀末的盤古寺廟，廟頂上的蟠龍已斷了角，裏面傳出急促的木魚聲，摻雜着女尼那嬌柔細碎的讕語，忽然傳來一陣瘋狂的「Carpaso」舞曲，打破了這淨界的寂寞，但經不起殿堂上那些泥塑像的中古夢幻……

在不遠的山坡上，有一座莊嚴的教堂，拱門內響出悠揚的鐘聲，那高聳的十字架；在陽光下閃爍。祭台上的玫瑰在晃晃的燭光下發出奇聲，那在聖像前燃燒的爰火，那慈祥的修女在晚禱祝福，那悔罪的靈魂在呢喃。自然的深奧、生命的微妙，能洞悉的能有幾人？

池塘上，青萍片片，有小紫花在開着，嫩黃的幼鵝在嬉水，蜻蜓在水面點起許多小圓暈，魚兒吐出的泡沫沒有憂鬱的沉澱。

藍水晶的天空，這時已變成蒼白，染上薄薄的紅霞，一輪將落的太陽，金光眩目，幾隻回巢昏鴉，羊兒在草原上細嚼着紫花地了。

五月的夜很悶熱，在長春籐絮下納涼，或散步村野，或約知友邊喝酸梅湯邊閒談，倒也另有一番情趣。

在夜的輕紗蒙遮下，幽草處蟲鳴唧唧，流螢處處，點點青光，林中的蝙蝠都出動了，飛到人家的紅毛丹樹上吃果子，這些逃避光明的飛賊，不時有幾聲尖銳的長鳴，劃破了園囿的靜穆，驚起村狗的狂吠。

天上一彎新月，無數星星，呵！那恆古的獵戶座，那天琴與天龍，那仙女和後髮，在閃着不滅的光芒。

夜的精靈在林間狂舞，和平的天使在黑暗的角落囁語……美好的世界、殘酷的終結，讓人類作最後的判決吧！

一陣濃郁的夜香味撲鼻，把我從沉思中熏醒，我依偎着櫻桃樹，浸淫在五月的夜露裏，做着故國草原上的小白馬的夢……

馬戲棚外

· 歐陽筠 ·

馬戲團白天第二場的表演快要開始了。那些場內的嘈雜聲，透過帳篷又越過外圍的籬笆來而；最初像是一大羣昆蟲飛舞的營營聲，後來漸漸的增多了，飛近了；漸漸地，忽然轉化成一片森林的絮語；而擴音器裏的音樂，沙啞而急驟，聽不清是什麼曲調，卻像一陣陣驟悍的風，挾帶着沙塵，掃過林間，迴旋，翻滾而後遠揚。偶爾衝出來幾聲獅吼或虎嘯，更增加馬戲團裏的神秘性。

我坐在公園裏的一棵大樹下，正對着馬戲團場址的後面。沒有什麼理由，我這樣做着只爲了順從一些習慣；每個星期日的午後，總愛到這樹下閒坐一會兒。漫無目的地，我可以從這一大片肥厚濃綠的樹葉間，仰望湛藍的天空；搖曳的葉子，好像大大小小的雲片，透明的，彩色的，淡灰的，一起在浮游，在漫漫地移動。然後，我的目光從葉叢的邊際，可以停歇在稍遠處的一座座紅磚的、灰色水泥的建築物上；有些玻璃窗正閃閃地映出陽光。再向下，可以見到園內的體育廣場，經常在舉行着足球或壘球賽。看着那爭奪，擾攘，激烈的角逐，我常自覺這樹下，有一份特有的寧靜與肅穆。疲倦的時候，我又可隨意地看看四周的花木和遊人。

自從馬戲團佔據了這塊體育場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現在，從葉叢的邊緣望去，灰色的大

帳篷頂幾乎充塞了整個空際，三面小小的旗幟在頂端獵獵飄揚。近兩人高的竹籬笆擋住我視線的前方。一些小孩子和成人，圍在籬笆的外面，伸着頭，想從縫隙裏窺見場內的情景。有的看見一點什麼了，孩子們會大聲嚷：象，老虎……如果是大人呢，就急急地把自己的孩子，抱到他剛發現的那條縫隙前，好讓小眼睛湊在那裏。他們自己得意地笑着，還急切地問：「看見嗎？在那邊，一個大象的鼻子在動……或是，向右看，一條老虎的尾巴，是不是？還沒有找到……」十之八九的人是無法看到一絲半爪的，然而，仍然不肯罷休，大家四處在尋找可以窺探的機會，鑽東鑽西，擠來擠去，這場外的四處也就成爲亂哄哄的一片了。

此刻，場內傳出的音樂似乎特別响亮；人聲鼎沸……

表演開場了吧，喧嘩陡然減退了。

我忽然注意到兩個孩子，正從圍在籬笆外的人牆中鑽出來。女孩子大約十二歲光景，穿着小學校的制服，黃衣黑裙。男孩子身上套着舊的白襯衣，暗藍色的工裝褲子，看樣子只有六歲。她用力牽着他的手，兩人的臉孔全被擠得紅紅的。男孩子小嘴噘着，眉頭皺着；女孩子回過頭在向

他講什麼。她一步步拉着他走。男孩子卻想反拉她向後退，好回到剛剛擠出的人叢裏去。

他們像這樣爭執着，女孩子終於把他拉到林蔭路上了，她抹了一下臉上的汗，站定了，用婉轉溫和的神情向他講着，像在解說什麼，或者還有什麼許諾。她一面微斜着頭說話，一面用手攏着男孩垂在額前的髮絲。男孩子顯然心動了，黑黑的圓臉上的惱怒鬆散了，變成一種漠然板滯的表情，兩眼望着前面的草地。這樣過了片刻，女

孩子和他肩併肩慢慢地走上草地，朝我這邊的方

向走來。女孩清秀的長臉，在午後的陽光下，露出一絲倦容。他們漸漸走近我了，好像也要來到這龐大的綠蔭下休息似的。我聽到女孩子說：

「小寶真乖！爸媽說明天帶我們來看，我們今天不看……」

突然，馬戲團的場地裏，傳來一片轟雷似的喝采，爆出掌聲、大笑和奇奇怪怪的口哨聲……小寶吃了一驚似地猛停了脚步，立刻倔強地大叫：

「哼，我不信，我要現在看，馬上就看，姊姊你同我去嘛！我不回家，不回去！」

「才說好的，明天來看，爲什麼又要現在看？姊姊生氣了用力地說：『不聽話的，不是好孩子！你真壞！』她用力拉了小寶一把。『回去！』

「不回去嘛，我不管，要去看！就去！」

「說好明天看的！」

「我不，我現在就要看大象跳舞，還有獅子，老虎！」小寶一邊說一邊要拉姊姊回頭走。

姊姊兩手趕忙捉住他的手，緊張地。又若有所悟，驀地說：「你剛剛看到一隻象的頭，是不是？」

「什麼？」

「小寶，你從籬笆縫裏看到一隻大象的頭來着？」姊姊眼裏閃着智慧的光芒。「我沒看到，你先把象的樣子說給我聽，我們再去！」

「長長的鼻子，大大的耳朵，」小寶有點興奮，從姊姊的掌裏抽出手，在鼻子那裏比劃着。

「還有，兩個長長的牙齒，」老師說，叫象牙……」

「同我們在動物園裏見到的一樣，是嗎？」小寶點點頭。「一樣的；跟圖畫上也一樣的。」

「我們老師教我們學着畫大象，」姊姊的頭微微一側。「還講了一個小飛象的故事呢。」

「故事？小飛象？」小寶把「飛」字說得很響。

姊姊望着他瞪從圓圓的眼睛，快樂地說：「會飛的象，哦，剛剛你看到的象有沒有生翅膀？」

「沒有。」

沒有，是不是？我講一個生翅膀的象的故事好不好？」

她坐上來，小寶不知不覺地跟着坐在草地上。「從前有一隻大象，生了一隻小象……」她開始講了。

小寶眨着眼睛；漸漸地，他的嘴巴張大了；兩手靜靜地放在膝頭上。

女孩子努力地做着手勢，變化着講故事的聲調。她的臉孔又漲紅了，好幾次用手背擦去額上的汗。

這兩個小孩，此刻似乎同在一个奇怪的世界裏遊歷。他們都見到一隻活潑可愛的小象，生着可笑而又可愛的翅膀，在飛翔；他們跟着在飛，飛……

馬戲團裏又傳出一陣唱歌聲。然而，小寶若無所聞地坐着；傾聽着故事。

故事愈講愈起勁。小寶的臉上有一絲笑意了，他時時用手摸一摸鼻子或是嘴巴。女孩子在情節緊要處，提高了喉嚨；突然，她在草地上打了幾個滾，又翻了一個大筋斗。

小寶拍手大笑起來。他一躍而起，張開兩臂如一對翅膀似的，在他姊姊身旁連跑帶跳；一面嚷着：「小飛象，小飛象！」

馬戲團的帳篷裏又响起了一片歡呼，狂風樣捲來……小寶停止了跑跳，兩臂仍然張着，問：「姊姊，馬戲團裏的象，會生小象吧？小象將來能不能飛？」

作姊姊的，似乎懂又似乎懷疑；然而，頗自信地說：「自然能够囉；能飛的小象表演，更好看了。」

「明天我們到馬戲團看，會看到吧？」小寶可愛地問，用充滿希望的語調。他張開的兩臂，又飛翔似地拍了拍。

「當然會囉！」
「姊姊，我們回去吧，明天來看小飛象。」小寶用兩手拉着姊姊的臂膀，要拉她起來。

女孩子站起身，半自言自語地：「我明天看到了小飛象，一定到學校去告訴王老師。」她揚起眉頭，似乎從心底發出一句激動的話：「明天，我們同爸爸媽媽早點來看啊！」

兩個孩子手牽着手，朝着馬戲團的長篷走了

等待

冷冷

雨季呼嘯而去

金色太陽將隨我的仰望而來

不再有在小店獨飲的妻淪

只靜息的貓

描你來時的神彩

常常在下午自語

蘆花白時 你必臨我

思你在雨後的晴明

整個午後如一個微笑

雖然風景已很舊

不朽的是你灼灼的顏容

幻你在船上的立姿

遂想南方的海港

不再絕續續綵的虹霓

信息自島上來

泛舟在九月的藍海

你說：「來接我吧……」

遂感受那心願

燃燒以金色太陽的熱



蕉風月刊

第八十九期

一九六〇年三月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出版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訂閱

The

hao Moon

Monthly

No. 89, March 1960

No. 2,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